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檀弓上

檀弓免焉

鄭注故為非禮以非仲子也禮朋友在他邦乃袒免嵩燾案
 大傳四世而總五世袒免問喪總者其免也是喪服總以上
 皆免其專以袒免為文則無服而情有不能已者喪服所謂
 朋友皆在他邦則袒免是也服窮於總而終之以袒免蓋惟
 臨喪有禮哭無常服大傳五世
 袒免殺同姓也殺於同姓五
 服之親則義賤於朋友矣士喪禮主人括髮袒眾主人免
 於房奔喪禮自齊衰以下皆免袒喪服小記總小功虞卒哭
 則免遠葬者比反哭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問喪冠者不肉

禮三

袒故為之免以代之古人哭皆袒踊免者所以為袒也齊衰
 以下自小斂哭皆免五世無服亦免既夕禮商祝免袒執功
 布袒者必免是實當事亦皆免也喪服朋友皆在他邦袒免
 歸則已為在他邦朝夕奠將事皆袒免曰已者無朝夕將事
 之文也是朋友亦有免義而同姓無不免者姓統譜齊公族
 有食瑕邱檀城因為氏姓纂亦云瑕邱魯地衛亦有瑕邱
 姓統譜六國時齊有檀子望周卿士亦有檀伯達此檀弓則
 魯人也疑檀氏亦出姬姓於公儀氏為遠族故援五世袒免
 之例為之免以弔之凡弔無不免經云免焉謂檀弓往弔其
 家也辭之文也注故為非禮以譏仲子之非恐不可為訓
 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

孔疏小斂前主人未忍在主位有事在西階下賓亦弔於西階小斂之後主人位在阼階下賓於東階下弔也檀弓之來當在小斂前於西階行弔乃趨向門右問於伯子嵩燾案土喪禮卒塗奠燭升自阼階眾主人皆西面於東方喪事大斂於阼殯於客位故既殯而後主人由阼階孔氏以爲小斂後位阼階下者誤儀禮三日成服乃詳主人及賓卽位之次主人卽位門外西面外兄弟在其南賓繼之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拜賓還入門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卽位如外位鄉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他國之異爵者門西賓位門東門西皆有之而以異國者爲賓朝夕奠皆然先卽位門外而後入是不當事皆在門外鄭注

禮三

一

公儀蓋魯同姓檀弓去賓位就門之右語最分明蓋賓位門外東面而趨門右以就伯子趨者趨而入也鄭注士冠禮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既夕禮賓出主人送入復位公贈主人迎於廟門外先入門右賓奉幣北面致命出主人送於外門外若奠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若聘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告事畢拜送入是喪禮主人卽位東階下弔者若贈者聘者入而將命者有主人出就賓而將命者而主人皆在門內賓皆在門外同姓亦眾主人之列位主人南故在門右孔疏不達鄭義乃以未小斂賓主人皆就

西階爲辭失之遠矣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
敢哭

鄭注季孫夙白見夷人冢墓以爲寢欲文過記此者善其不奪人之恩孔疏引晏子春秋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阿盆成

迨後喪並得附葬景公寢中與此同嵩燾案雜記主妾之喪其殯祭不於正室此或季武子有庶子庶婦之喪而殯於正室橫渠以杜氏之葬當爲杜氏之殯良然然謂取其柩以歸合葬未知合葬何所取柩者又誰也語意皆未分明於此經亦多一轉折疑季武子成寢若小宗伯之兆甫窆冢人之請度甫窆鄭注度量始窆之處謂始穿礦也漢舊儀奉常屬有諸廟寢園令長丞又有園郎寢郎續漢書祭祀志諸陵皆有園寢承秦制秦始皇起寢墓側名陵寢此云成寢秦語也冢人掌公墓辨其兆域爲之圖武子蓋自治其兆域而庶婦有請合葬者喪服小記妾耐於妾祖姑禮無庶婦合葬之文故曰非古入宮不敢哭者庶子庶孫不當哭於正室也此記季氏

禮三

三

之失禮遂非無所顧也哭於正室視合葬之違禮固爲細矣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頹乎其至也

鄭注拜而后稽顙此殷之喪拜稽顙而后拜此周之喪拜嵩燾案鄭注周禮太祝吉拜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據儀禮士喪弔者至主人哭拜稽顙以次至三虞卒哭賓出主人送拜稽顙無先稽顙后拜者蓋周人尚文始赴於君主人命赴者拜送有賓則拜之賓有大夫則特拜之皆先拜以致敬於賓而后稽顙成踊以致哀禮經具詳其文鄭氏反據此以爲殷禮深所未喻因考太祝九拜之文鄭氏已先失其義宜喪拜之多有未詳也太祝之拜四稽首頓首空首振動四者拜之體也振動卽稽顙

杜子春曰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哭拜稽顙成踊所以爲振動也吉拜凶拜衰拜奇拜則其用也吉拜若拜稽首拜手稽首再拜稽首稽首再拜凶拜若拜稽顙稽顙拜

周禮惟拜稽顙經云稽顙后拜疑當爲殷禮

鄭注惟奇拜衰拜肅拜得之餘皆誤

而以吉拜凶拜均屬之喪拜則尤誤也雜記非爲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言非爲以喪來弔則是所問所賜皆常禮也惟三年重服不爲之變餘則拜受亦以常禮奔喪禮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問喪拜賓尙左手內則凡男拜尙左手尙左手者吉拜也則凶拜當尙右手是亦吉拜凶拜之義也

鄭注拜賓則尙左手引逸奔喪禮凡拜吉喪皆尙左手鄭意以拜稽顙爲吉拜稽顙拜爲凶拜因推論大功以上爲凶喪小功以下爲吉喪以喪服之輕重分吉凶由誤解周禮九拜之功

禮三

四

文故 喪服小記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雖總亦稽顙明非三年之喪無稽顙者大夫弔則總喪亦爲之稽顙以大夫尊而專爲己來弔故重其禮若在喪次則惟主人拜稽顙眾人無稽顙之文也鄭氏據雜記喪拜吉拜之文謂三年之喪凶拜齊衰不杖以下吉拜因牽合周禮以爲之說亦所不能解矣家語孔子相衛司徒敬子之喪用殷禮曰喪事吾從其質此經所記亦是此意鄭注適得其反耳

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鄭注終身之憂謂念其親無一朝之患謂毀不滅性也忌日不用舉吉事嵩燾案祭義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此承亡則弗之忘句爲文而舉忌日以實之忌日之哀終身之

喪所由寄也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疑古有是語記禮者引之以示終身弗忘之意其義則孟子盡之此連無一朝之患爲文非經義所繫也鄭注失之祭義言忌日不用以事言此言忌日不樂以心言不樂謂去琴瑟曲禮士飲酒不樂祭統齊者不樂此經下云縣而不樂子卯不樂弔於人是日不樂凡言不樂者皆謂琴瑟之屬忌日不樂仍以喪禮處之所謂終身之憂也樂讀如字鄭注不用舉吉事疏云不爲樂事亦恐失之

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

鄭注欲有所就而問之殯於家則知之者無由怪己欲發問端也慎當爲引殯引飾棺以轉葬引飾棺以柳髮孔子是時

禮三

五

以殯引不以葬引嵩壽案此云殯非大夫士三日而殯之殯蓋葬之淺者杜注襄十一年左傳五父之衢道名在魯國東南昭八年陽虎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此當在魯城外殯於五父之衢謂臨大道以便舁也雜記君殯用輜大夫殯以幘士殯塗上帷之無用引者雜記諸侯行而死於道其輜有褻緇布裳帷言載喪車非殯車也不得爲殯引之證義疏引孔叢子此說出於魏臣李由之對魏王謂當時已斥其造謗誣聖不足據檀弓所記多非事實於孔氏尤多誣誕注家又竝檀弓之意失之其說乃益支離矣

問於耶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鄭注曼父之母與徵在爲鄰相善嵩壽案史記孔子生魯昌

平鄉郚邑卽叔梁父所治之鄉邑也在曲阜東南而史記敘其先曰防叔索隱引家語云防叔畏華氏之偪奔魯闕里志稱其仕魯爲防大夫左傳襄十七年齊高厚圍臧紇於防郚叔紇送臧孫如師而復守防疑防叔所治邑卽此叔梁爲郚大夫而防猶其宗邑故與臧氏守防經云合葬於防蓋目防叔以下竝葬防實孔氏之私地域也五父之衢爲叔梁殯地其時孔子甫三歲而孟皮廢足不能遠葬權葬於此歲久而遂疑叔梁葬於五父之衢所謂不知其墓言不知叔梁之墓之爲葬與殯也案杜注左傳五父之衢在魯國東南郚邑亦魯東南地相距當不遠而史記云叔梁死葬於防山在魯東孔子疑其父墓處誤讀檀弓而又以防爲山括地志乃據魯東山當之其承誤實始自史公也下云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曲

禮三

六

盡前後情事意謂防叔伯夏兩世葬防叔梁不於防而於五父之衢孔子亦心疑之慎者謂審知其事也既審知其事又得郚曼父之母問以證之曼父郚人其母年長矣親見叔梁之殯此孔子因啟叔梁之柩而合葬於防案周禮墓大夫令後死者合食於先祖故附葬亦爲合葬經但云合葬竝不及顏母之喪疑所謂少孤者父母皆早卒史記所傳恐不足據經義分明鄭注自爲迂曲之辭以誣聖人集說從而辨之竝文義亦失之矣案左傳所載凡有二防隱九年會齊侯於防南者誤隱十年取防則宋地也杜注高平昌邑縣西有西防城地在魯西故名西防隱八年鄭人來歸祊爲鄭助祭泰山湯沐之邑杜注在郚郚費縣東南似誤合防爲一其地當近泰山亦不得遠出郚郚東南也

周人牆置婁

鄭注牆柳衣也膏肓案既夕記中奠乃牆謂載柩於車舉奠

畢乃施帷荒也鄭注卽本於此據禮器天子七月葬五重八
綦諸侯五月葬三重大夫三月葬再重四綦是綦本飾
葬之具喪大記飾棺君龍帷黼綦二黻綦二畫綦二大夫畫
帷黻綦二畫綦二士布帷畫綦二則柩車帷旁亦置綦而帷
荒之屬不窆惟綦窆說文牆垣蔽也凡蔽於外者皆可假借
爲牆經連瓦棺壁周棺椁言之所以飾葬也天子棺五重諸
侯三重大夫再重通椁言之案此經下云天子之棺四重革
棺椁以端禮器云棺柩棺一椁棺二四者皆周惟
五重自兼椁爲言凡葬皆置綦椁外此言牆者椁也鄭據以
爲柩車之飾與上瓦棺壁周棺椁之文似不相屬案鄭注喪
禮綦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柄長五尺
既窆樹於塋中棺弓曰周人牆置綦較此注爲得其實
布幕衛也綦幕魯也

禮三

七

鄭注幕所以覆棺上也衛諸侯禮魯天子禮嵩燾案雜記緇
布裳帷素錦以爲屋鄭注屋其中小帳襯覆棺者喪大記謂
之素錦褚蓋專爲柩車載路而設周禮幕人大喪共帷幕帟
綬鄭注帷以帷堂或與幙張之於庭掌次又云凡喪王張帟
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鄭注張帟柩上承塵此經下
云君於土有賜帟鄭注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塵賜之則張於
殯而注天子殯鼓塗龍輅以椁加斧於棺上云斧謂之黼以
刺繡於綦幕加椁以覆棺疑經所謂鼓塗以椁加斧椁上者
葬有椁殯則鼓塗以象椁葬有綦殯則加斧椁上以象綦與
綦幕無與覆棺惟在車爲然自大夫以上皆素錦褚亦無用
布者鄭注幕人帷幕皆以布爲之幄帟皆以繒爲之此云幕

者卽掌次之帟也施之於殯哭泣齊斬饋粥皆在殯之儀馬氏晞孟云三者所以自致由庶人達於天子無加損焉至於幕帟之飾得以隆殺此魯衛所以有繆布之辨也最合經旨爾雅釋天纁帛繆練旒九說文繆旌旗之游也爾雅以正幅爲繆繆蓋通帛爲之而旁有旒周禮幕帷幕幄帟皆有綬所

之辨尤恐無據

之舊方氏慤以布幕爲殷禮意亦近之鄭氏以爲天子諸侯

未之卜也

禮三

八

鄭注未之猶微哉言卜國無勇而又云縣卜皆氏也嵩燾案

以氏稱人於古未聞死者縣賈公所責者卜國亦恐不免歧

左周禮太卜作龜之八命一曰征左氏春秋傳桓十一年楚

敗鄖師於蒲騷莫敖曰卜之定十七年吳伐楚卜戰不吉哀

二年晉趙鞅禦齊卜戰龜焦哀六年楚子救陳卜戰不吉卜

退不吉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哀十年趙鞅伐齊大夫請卜

之哀二十三年荀瑤伐齊知武子請卜是古人行師一皆決

之於卜僖十五年卜右慶鄭吉哀十七年楚將取陳麥卜帥

以擊宋人未及卜戰并御與右亦未及卜所以深責縣賈卜

國之意也鄭注但以爲責卜國恐未然

案左傳莊十年公敗宋師於乘邱無敗績事莊九年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是以皆止杜注秦梁二子公御及戎右也與此所敘情事正合左傳以爲被獲而此云死名氏又各不同則傳聞之異也

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大夫鄭制書專用縣制而賦誄文

鄭注誄其赴敵之功以爲諡周雖以士爲爵猶無諡也殷大夫以上爲爵嵩燾案周禮太宰爵以馭其貴鄭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廣韻爵量也量其職盡其才白虎通義爵盡也所以盡人才王制王者之制祿爵鄭注爵秩次也疑爵者通言之無周以士爲爵殷大夫以上爲爵之分而諡與誄又各異周禮太祝作六辭六曰誄鄭注引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誄之而云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似誄者累其行讀之無錫命周禮太史大喪遣之日讀誄小喪賜諡鄭注小喪卿大夫也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是誄通於天子太史掌之卿大夫之誄小史掌之鄭併誄與諡爲一非也

案下經魯哀公誄孔某鄭

禮三

九

注誄其行以爲諡曰尼父者因其字以爲之諡孔疏強爲之說曰尼諡也並混誄與諡爲一

華而睨大夫之簣與

鄭注華畫也簣謂牀第也睨說者謂刮其節目字或爲刮嵩燾案爾雅釋器簣謂之第郭注牀版也說文簣牀第也第簣也士喪禮設牀第衽下莞上簣浴禮第鄭注禮袒也袒簣去席是簣本爲牀棧與簣席實別而史記范雎傳雎佯死而卷以簣索隱簣謂葦杖之薄也小雅鄭箋竹葦曰簣陳氏集說因訓簣爲簞周禮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有朝席有饗席有祭席而寢席無聞鄭注纁席削蒲莢展之編以五采疑此云華而睨者纁席也司几筵諸侯酢席及筵國賓皆莞筵加纁席王席又加次席則大夫禮席得專用纁席可知說文

睥大目也徐鉉本睥下有睥字云睥或從完詩邶風毛傳睥
睥好貌故孔疏於此云睥睥然好疑纒席編以五采則織文
相交處如目之相比顯見於外故曰華而睥衛風毛傳篋積
也積蒲萑與竹爲之故席亦通名爲篋鄭注云牀第者非也
於篋言華則亦不止刮削節目而已開傳齊衰之喪芻剪不
納是惟喪席不加刮削不當更以刮削節目爲言也記禮者
引此見聖賢死生之際猶一謹於禮無所遷就正不必辨其
事之誠然否也

魯婦人之髻而弔也自敗於臺始也

鄭注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皆吉筭
無首素總嵩燾案周禮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

禮三

十

衰爲大夫士疑衰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
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似錫衰
非但弔服而已大夫爲大夫妻乃專用以弔喪服小記諸侯
弔必皮弁錫衰儀禮喪服記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
大夫亦錫衰知大夫以上弔服皆錫衰周禮世婦掌弔臨於
卿大夫之喪內司服
凡命婦共其衣服及喪衰是內命婦有相爲弔之禮喪
服記所謂命婦者內命婦也言弔則知內命婦皆無服大夫
之有本服者仍各服其服士之相弔朋友而已喪服記朋友
麻則弔亦當以麻鄭氏乃謂士以總衰爲喪服疑衰爲弔服
分言似誤又推其例於士之妻周禮以錫衰疑衰爲天子服
公卿大夫士之等非以爲大夫士弔服之等士妻內外宗親
各有其服髻而弔爲親近也安得專有疑衰爲士妻之制哉

喪服記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筭有首以鬚卒哭子折筭首布總喪服小記齊衰惡筭以終喪惡筭云有

首者異於衰三年之箭筭也案喪服記布總箭筭鬚衰三年箭筭謂其形似箭無筭首鄭注

訓箭爲篠者誤卒哭子折筭首謂仍象筭而去其首又異於惡筭也

惡筭之有首者吉筭之無首者蓋皆齊衰之筭喪服小記曰

男子冠而婦人筭凡弔弁服而加環經則婦人弔當吉筭而

加素總未聞以弔服而折筭首者曾子問三年之喪練不羣

立不旅行而弔哭不亦虛乎是既練而猶不弔也雜記三年

南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而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期之喪

練則弔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不聽事功衰弔待事於執事

小功總執事不與於禮婦人之鬚蓋喪服之重者不得與於

禮三

士

弔經云鬚而弔明死者之眾而弔之速也鄭注徒以弔服爲

言恐非經旨

南宮縮

鄭注南宮縮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朱子論語集註

因之云南宮居南宮名縮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

兄也史記南宮适字子容索隱云家語作南宮縮是孟僖子

之子仲孫閱也世本仲孫獲生南宮縮蓋皆以南宮與南宮

敬叔爲一人漢書人物表列南宮三等南宮敬叔四等顏師

古注於南宮云南宮縮字子容於南宮敬叔云南宮适又分

适縮爲二人案論語南宮再見南宮适一見並記者之詞而名字互出疑係兩人古字多假借聲形相近皆

可互通近顧氏江氏段氏考定古音兒昏二字同出一部故疑南宮适爲南宮說左氏傳稱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

尼家語竝詳其事而論語無敬叔名意适說字本通論語之南宮适卽敬叔也自世本合适綽爲一人於是南宮适之名遂屬之據左傳昭七年屬說與何忌於夫子故孟懿子與南宮容矣

宮敬叔師事仲尼是敬叔名說一作閔亦孔門弟子而史記

家語皆不列其名

案昭十一年左傳孟僖子會邾莊公盟於

於蕞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邱人有女奔僖子其僚從之反宿敬叔當爲懿子之弟章昭注國語云敬叔懿子弟南宮閔也

朱子謂爲懿子之兄亦誤敬叔自爲仲孫氏以居南宮故亦稱南宮敬叔

而南宮之爲氏見於周書甚繁君奭有南宮括顧命有南宮

毛逸周書武王時有南宮忽南宮伯達左傳昭二十三年南

宮極二十四年南宮嚳爲周之南宮氏莊十一年南宮長萬

十二年南宮牛爲宋之南宮氏王肅注論語南宮魯人孔安

國亦云魯人則魯亦當有南宮氏說苑魯穆公時尙有南宮

禮三

邊子與敬仲之居南宮者自別五代馮繼先春秋名號歸一

圖稱仲孫閔卽南宮敬叔僖子之子不及适綽自勝舊說而

南宮自名綽近世夏宏基弟子傳略辨正定适綽爲一人字

子容仲孫閔爲一人字敬叔王肅注論語亦云名綽字子容

适或爲說或爲綽聲之轉或別爲一人則所不可知也

有子蓋旣祥而絲屨組纓

鄭注譏其早也禮旣祥白屨無絢縞冠素紕嵩燾案三年間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士虞記中月而禫中月者當祥月

也此經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所云旣祥者據禫言之

閒傳禫而織無所不佩方言縞帛之細者謂之織鄭注黑經

白緯曰織舊說織冠者采纓也士冠禮緇布冠青組纓皮弁

爵弁緇組纓鄭注間傳再期大祥素縞麻衣云十五升布深衣謂之麻者無采飾也雜記除殤之喪其祭也必元除成喪

者其祭也朝服縞冠除喪之祭卽祥祭也祥而朝服深衣已卽吉矣鄭注除殤喪元端黃裳於成人爲釋禫之服

案朝服亦元端

所異者似禫冠采纓其得用組纓宜矣而周禮屨人有赤烏

黑烏素屨士冠禮有黑屨白屨纁屨不詳其爲絲爲布鄭司

農注屨人赤纁黃纁云以赤黃之絲爲下緣緣用絲則屨亦

案士冠禮屨夏葛冬皮履可也舉冬夏以明屨之異制餘絲履皆絲也喪服傳齊衰杖屨屨不杖麻屨几深衣無緣曰

麻衣麻屨亦無緣屨人之素屨則絲屨之無緣者互證之自

明孔疏乃據士冠禮冬皮屨夏用葛無云絲屨者此絲屨爲

以絲飾約纁純絲屨組纓蓋卽緇布冠元端之類所謂禫服

也此謂既祥後兼用禫服非譏有子之失禮疑絲屨猶當去

禮三

飾以別於純吉疏申鄭義以絲當絢纁之屬者誤也

太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

鄭注齊太公受封畱爲太師死葬於周子孫生焉不忍離也

嵩燾案史記齊世家太公子丁公呂伋丁公子乙公得乙公

子癸公慈母癸公子哀公不辰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立其

弟胡公靜徙都薄姑是自太公以下都營邱者凡五世周書

顧命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傳稱伋爲天子虎賁氏

而齊自丁公乙公癸公三世皆無諡疑太公後當世爲虎賁

位下大夫不甚顯至哀公被誅於周因亦葬周此必當時傳

聞太公有五世葬周之事記禮者因以意擬之鄭氏遂謂子

孫不忍離非也顧氏日知錄辨此甚詳而引水經注淄水下

有胡公陵胡公太公元孫未嘗反葬於周則亦未知胡公之上有哀公足爲五世葬周之證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

孔疏伯魚母出期而猶哭故夫子怪之嵩燾案橫渠張氏以爲父在爲母之制當然疏言出妻者非年譜哀公十年夫人
殯官氏卒案漢禮器碑云殯官聖配在安樂里隸辨云家語孔子娶於宋之殯官氏闕里文獻考作元官氏明荆家語亦作元官姓譜別有元氏而殯官氏或省作元官作元官者誤孔庭纂要哀公十六年六月初九日葬夫子魯城北泗

上與夫人殯官氏合葬水經注夫子故宅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爲廟夫子在西間東向顏母在中間南向夫人隔東一間東向家語稱孔子十九歲娶殯官氏哀公十年殯官氏卒

禮三

十四

距孔子卒七年而合墓於泗上安得有出妻之事經言期而猶哭統期以後祥禫之祭言也正據儀禮父在爲母期言之服除則不哭矣鄭注未詳其義疏乃據以爲出母於此經前云子之先君子喪出母手亦引伯魚之母被出爲證案近世引豐城甘氏四書類典云叔梁父初娶施氏無子家語後序所謂叔梁公出妻是也其後施氏卒夫子爲之服期經云子之先君子喪出母謂夫子自喪出母非謂令伯魚爲出母服也集說亦不知辨而仍之誣謬甚矣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鄭注見曾元之辭易簣矯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適室嵩燾案鄭意似謂曾子之遺命然也據士喪禮甸人掘坎於階間少西爲墜於西牆下浙米於堂煮潘於墜棄溲濯於坎鄭注

所謂重死事是也。曾子蓋貧甚，不能備物浴於爨室，謂煮所浴之瀋於爨室，不爲塗也。喪大記：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甸人爲塗，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爨之。管人授御者沐，禮文甚繁。曾元居曾子之喪，容有不能備禮者，以爨室供沐事，一以生道事之，而非薄於爲親也。記禮者無貶辭，注家以爲非禮，誤。

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詳之，哭，言思也，亦然。

鄭注過此以往，獨哭不爲位，嵩燾案以經義求之，似凡哭皆爲位。伯高死，赴於孔子，孔子哭，諸賜氏而命子貢爲之主，爲主則爲位，以受弔，喪服小記：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是

禮二

五

亦爲位也。奔喪云：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爲位，不奠，凡哭無不爲位者。喪服傳：娣、姒、婦、小功、女子、子適人者爲眾，昆弟大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期、嫂、叔無服，妻之昆弟亦無服。婦人倡踊，以妻之爲小功，大功者當爲之主，雖無服而可以請推之，以哭諸其位也。此爲在遠聞喪言之，凡喪之輕者，斷自小功下云。小功不稅禮，有明文。此云小功不爲位，則亦禮文所未有也。記禮者因更引無服之爲位者，以明之。奔喪云：無服而爲位者，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蓋以其情重於其服也。疏於子思之嫂，引孔氏連叢云：一子相承，以至九世，或其兄早死，二子相承，惟存一人，故得有嫂家語。孔弗字子蔑，孔子兄孟

皮之子史記作孔忠孔忠子璇子思之嫂爲同曾祖兄弟之妻意或子思仕衛而聞嫂喪緣情以爲之禮而不嫌其過也

鄭注似未達經旨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

鄭注今冠衡縫以其辟積多孔疏直縫者辟積禡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今冠多辟積不復一一直縫但多作禡而並橫縫之嵩燾案續漢書輿服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當猶係周之遺制禮圖竝多作禡縫蓋古布帛之幅二尺二寸縮縫者連一幅布爲廣狹之節爾雅釋器繩之謂之縮之郭注縮者約束之卽此縮縫之義衡縫則橫幅之可以加禡爲飾是以橫縫有辟積縮

禮二

六

縫竝無詳積鄭注今冠橫縫以其辟積多語簡而盡疏申鄭義以爲直縫辟積少又以今冠下復直縫多作禡而又橫縫之是謂加橫縫於直縫之上也於鄭注亦爲忤矣

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

孔疏此殷禮周則兄弟哭於寢故雜記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之側室無殯當哭諸正寢師哭於廟門外故奔喪云師古哭諸廟門外鄭答趙商之問亦以爲然嵩燾案春秋襄十二年左傳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故哭父之黨於廟親親之義也而經數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有殯聞外喪哭於他室蓋凡哭必爲位以受弔重喪在殯不

得於廟受弔故惟哭之他室孔疏於此申其義云無殯當哭諸正寢恐非經旨寢所私也凡於已有私恩則哭於寢母妻之黨與所師皆私恩也尊師以抗之親則於廟門外盡己之私則於寢自防叔奔魯三世而叔梁仕魯屢與於師聖人自以羈旅之臣尊事父友以章其志而明禮之等所以爲精義之學也孔疏一以殷禮當之非所謂達於禮者矣言之果於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

孔疏此論子夏恩隆於子之事嵩燾案子夏喪明事自王充論衡已訾其虛妄據家語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當敬王之四十一年子夏年二十九年譜稱威烈王元年魏文侯立受子夏經上距孔子之卒五十四年子夏年已八十有

禮三

七

三矣史記六國表文侯卽位十四年受子夏經若然則子夏且及百歲退老西河不知何時大約因文侯師事而其名益著年譜載曾子卒當考王六年年七十一下距文侯之立十有一年而以退老西河責子夏亦曠遠不相及矣近當塗夏氏著檀弓辨誣謂其言不類曾子語氣允矣而未一論及此要之檀弓一書多假借春秋時事以爲之辭不必言之果信而有徵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甯無衰二世而以其衰也爲與也然則與人自鄭注不當物謂精粗廣狹不應法度嵩燾案黃氏幹引左傳服以將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物謂衰戚心貌之實足以稱其服黃氏之言是也而物自

爲升縷長短制度之數所以求當於物者則心貌之實也聞
傳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臬大功貌若止所謂當物也下文
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蓋喪服之制如此亦使人因
文以生其情而求稱於物也鄭注分析言之恐誤案齊衰不
以邊坐卽
曲禮有喪者專席而坐意鄭注邊偏倚也孔疏喪服
宜敬坐起必正又曰齊衰不邊坐大功可也疏誤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

鄭注彈琴以散哀也嵩燾案鄭注士虞記期而小祥引此是
謂鄭意以饋祥肉爲小祥然禮於期言練再期言祥析言之爲
大祥小祥專言祥則再期也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告民
有終也以節制者也祥而除喪可以鼓琴矣聖人之於顏淵
其哀有不能忘者受顏淵之祥肉而心有動焉乃彈琴以理
之所以自調其中和之節也記曰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
無服祥而彈琴正以喪子之義處之吳氏澄云彈琴常事此
彈琴適在受祥肉之後故記者云然殆誤也

設崇殷也

鄭注崇牙旌旗飾嵩燾案詩崇牙樹羽所以飾虞大雅疏以
采色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司常九旗之制無云崇牙
者明堂位兩言崇牙其一奠虞飾承上夏后氏之龍龔虞言
其一旌旗飾承上有虞氏之綬言鄭注一云刻木爲之一云
刻繒爲之爾雅釋天素錦綱杠纁帛繆練旒九鄭注周禮巾
車正幅爲繆旒則屬焉旒旒同字卽旌旗旁之刻繒爲飾者
也考工記龍旂九旒鳥旒七旒熊旗六旒龜蛇四旒旒皆有

數漢以後旌旗旁之飾刻繒如齒無數卽古旒之遺制鄭據以釋崇牙恐誤說文崇巍高也篋虞之崇牙加之業上故曰

崇詩虞業維縱毛傳縱崇牙也縱崇音近牙者其形也刻繒旌旗旁不當名崇

牙以牙取義而去牙言崇亦不辨爲何物王氏章句崇牙旒端橫木以張旒者刻爲齟齬高出與篋虞之崇牙同三代儀物皆相沿加飾據爾雅周制旌旗亦綳練張旒之崇牙並宜通用之經云夏殷原其始也孔子仕魯攝卿喪禮當從周制記禮者因三代之遺修爲之辭耳

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殿土也

鄭注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似今蛇文畫嵩燾案喪大記諸侯大夫素錦褚士褚不詳素錦有織文丹質

禮三

九

無文蓋殿尙質蟻結四隅謂縫合四隅而結之如蟻行有行列吳都賦重城結隅言郭郭周巾四隅保而固之魯靈光殿賦懸棟結阿亦言四垂完密若蟻結爲畫文而專施之四隅爲無名矣書顧命麻冕蟻裳傳謂蟻裳元色是蟻亦色也古棺外加衽束故須有褚幕覆其上四隅縫合宜加組紉雜記亦謂之素錦屋鄭以畫文釋之恐未然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鄭注銘明旌也此經公西赤爲志公明儀爲志鄭注志謂章識實後世志銘所由仿

羣居則經出則否

鄭注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嵩燾案喪服記朋友麻鄭注朋友相爲服總之經帶而引

此經羣居則經出則否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又云凡見人雖朝於君無免經惟公門有脫齊衰大夫相爲錫衰而經惟當事齊衰以下服入公門脫之而經不除皆謂服輕而經重朋友之麻猶大夫之相爲錫衰無以經居者又羣居惟弟子之從師有之朋友相爲不得言羣居禮不爲師制服而此經發其例云羣居則經出則否羣居者師死而弟子相守以服習其教爲之制服以報之孔子之喪經而出則所謂見人無免經者同於事親之禮也二語發凡起例之辭而與上連文注家遂平列釋之禮記之文多類此者如曲禮尸必式乘必以几郊特牲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諡今也喪服小記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少儀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皆緣上文而發明其義例別引一說以取證鄭注於此云七十二弟子相爲服失之主人旣祖塋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

禮三

三

鄭注塋池當爲奠徹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禮旣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反之而又降婦人欲矜賓於此婦人尚燾案旣夕禮有司請祖期商祝飾柩一池設披屬引商祝御柩乃祖婦人降卽位於階閒乃奠鄭注是之謂祖奠在葬前一日鄭意以飾柩懸池在祖奠前經云旣祖因改塋池爲奠徹而遂以屬之明日謂徹遣奠重設祖奠其釋降婦人言婦人避之升堂而又降以爲矜賓於此婦人並於經文多一轉折孔疏遂謂行禮爲行遣奠禮旣夕記祖還車不易

位鄭注乃祖云還柩鄉外其注正柩兩楹間云是時柩北首如初如殯宮時古人葬皆北首殯及遷柩於祖亦北首惟柩車行南首以達於壙故於此還車鄉外既夕記云不易位又云納車於階間蓋由兩楹間還柩即達之階間經云既祖蓋始還車時也左還布席乃奠又由階間而達之庭案孔疏下柩載於階間乘輿車載訖遷柩向外謂之祖據士喪禮掘堊見任升棺用軸既夕禮遷於祖用軸以下但云還車竝無易車之文蓋古棺人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故殯用輜車以訖於葬爲棺重不能改載故也既夕禮飾柩有池有紐有齊三采有披有引皆所以飾葬車經不云飾車經意謂既還柩則首鄉而云飾柩是即用殯車以葬之明證經意謂既還柩則首鄉外不能受弔故仍推柩反之以俟賓雜記魚躍拂池下有振容柩行則魚躍經云填池謂車還池動稍引而定之填鎮字通以志還車之容也既祖婦人降於階間賓升自階婦人遂

禮三

三

降階下以避賓升既夕禮既奠請葬期賓賙若奠若賙皆當於庭無爲反柩以受弔知此云既祖者始還車而又反之倉卒受弔當時情事畢具安得如鄭注所云之繁累也檀弓之文多非事實注家又更以意擬之以重其誣證之禮經而固知其不然矣

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

鄭注爲之重服以讖之疏云牡麻絞經與齊衰經同嵩燾案喪服傳朋友麻鄭注服總之經帶而喪服自總以上皆牡麻經惟斬衰其經絞帶疏於此云牡麻絞經與齊衰同未詳所據周禮司服凡弔事弁經服鄭注素弁而加環經亦牡麻經也子游蓋以朋友之服臨之故曰禮也何爲而有齊衰之重

服哉喪服斬衰傳爲君鄭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又云公士大夫之眾臣爲其君布帶繩屨降於貴臣之絞帶管屨也子游若以諸臣之服服之又不止於齊衰也疑注所云重服以譏之爲非事實其注諸臣之位云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士喪禮大夫卽位於門外西面外兄弟在其南賓繼之鄭注外兄弟異姓有服者也似喪位以服爲次諸臣之服降於外兄弟當次主人之後子游以惠子之喪不立適子爲喪主則諸臣皆可爲之主故進於主人之次以諷切之鄭注反以爲在賓後似於禮無徵案喪大記子坐於東方卿是國君之卿大夫位父兄子姓之上又云君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三日主人主婦室老皆杖是大夫之室老與主人同而子游趨就諸臣之位反去客位下服不得反位賓後明矣

禮三

三

是又引而自遠不足示諷切之意疑鄭注失之

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

鄭注待於廟受弔不迎賓疏引雜記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注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雜記爲重來者故縞冠此經始來者故練冠推此而言禫後始來弔者則著祥冠若禫後更來有事則著禫服士喪禮始死爲君命出小斂以後爲大夫出是有受弔迎賓今以除服受弔故不迎賓嵩壽案既夕禮請葬期公賵主人迎於廟門外賓賵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是自君使至敵者皆出迎而士喪禮小斂奠有禭者主人待于位既祖奠賵則出門左似始喪迎賓之禮殺於殯葬以後其平時相見無不出迎者士喪禮敵則先拜他國之賓他國

之賓禮宜加隆經云待於廟蓋於廟受弔而先至以俟弔者與士喪禮之云待於位者自別安在其不出迎也疏云除服受弔不迎賓尤爲無微雜記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祥而縞冠除服卽吉不當受弔故爲之深衣練冠深衣吉服練冠則猶始期之喪冠也子游故以爲中禮案記既祥雖不當縞必縞然後反服經云既祥有謂禫前者有並禫言之者祥而練冠禫而絰冠吉祭而後反常服雜記之言既祥蓋祥而猶未反常服也不當縞則禫而絰冠矣或有事而告則猶縞冠將事以爲喪服之餘也鄭注一以受弔言之而引此經以爲始三年問云稱情以立文受弔而有哀泣弔重弔之分大誤三年問云稱情以立文受弔而有哀泣之節既練不廢哭爲之練冠所以稱情立文也孔疏所云全失經旨

學者行之

禮三

重

鄭注學於孔子者行之倣殷禮嵩燾案鄭意專承上殷道以經義求之當兼承上周道殷道二節之義其云經也者實也爲一章之關鍵周尚文名者文之所由起也敬長尊賢文之用也至於死喪之戚必有哀痛之實以行之文也不如其質也殷尚質哀痛之至不能爲文則宗廟宮室攝之毀之而不恤學者行之蓋欲學者損益質文之中因事以制宜而自縉其性情之用豈謂掘中蠹而浴毀窳以綴足躡宗以行惟是之學孔子哉士喪禮一書賓弔者皆拜出皆拜送大夫則特拜之賓有禭有賻有奠有賻有賻有反哭之弔從事於賓爲多聖人於喪禮誠有取於殷焉記禮者兼舉周道殷道而以學者行之深致其斟酌典禮之意鄭注於此似未曙然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禭三日杜欒欲取去孫小斂欲具

鄭注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嵩燾案鄭意據下叔仲皮

學子柳為說而訓學為教謂叔仲皮教其子柳據孟子魯繆

公時公儀子為相子柳子思為臣又云泄柳申詳無人乎繆

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柳即泄柳蓋魯人也孟子又云泄

柳閉門而不納趙岐注但云賢者不云魯公族叔牙孫叔仲

彭生文十八年為襄仲所殺立叔仲氏亦叔孫氏之族也史

記稱魯悼公時三桓盛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其時距繆

公不遠叔仲皮為公族彊盛而子柳閉門以拒繆公似公族

之賢者不當有此此經所記子柳貧而守禮當為魯人之賢

而隱者鄭以為叔仲皮之子非也案史記顏辛字子柳家語云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

禮三

酉

孟子子柳子思為臣斂子柳於子思之上當亦聖門弟子下經亦稱顏柳或其人也泄柳與段干木申詳似當為名與子

柳恐非一人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

游曰知禮

鄭注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子游曰知禮嚙之也嵩燾案士

喪禮卒斂主人括髮袒士舉男女奉尸俛於堂即位襲經於

序東是括髮袒在小斂後在奉尸俛於堂之前而奉尸男女

竝在事袒而奉尸或嫌已褻武叔奉尸出戶而後袒括髮稍

變通行之以小斂畢奉尸將事加慎焉耳故子游謂之知禮

問喪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鄭注雞斯讀為筭纒喪大記

子小斂袒說髦括髮以麻三日杖是始死去冠小斂乃脫筭纒

而括髮然後襲經相距小斂一日之間無因更加素委貌之冠疑素委貌之冠既殯成服而後施之鄭謂始死冠素委貌冠似亦無徵此投其冠亦但據笄纒之屬言之凡加於首通謂之冠也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總鄭注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爲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嵩燾案喪服傳爲從母小功爲舅總從母之夫舅之妻無服二者皆從服也由母而推至母之姊妹母之兄弟大傳所謂屬從從於母之親屬也從母之夫舅之妻又各以其服相屬而不屬之於母則無從推母之親以爲之服喪服傳出妻之子爲母期爲外祖父母無服而引絕族無施服爲義鄭注在旁而

禮三

五

及曰施族者五服之親也非五服之親而從爲之服則更不旁及禮文廣大可以類通之記禮者因有同爨總之一說而取證禮經所本無之義緣情以爲之辭相爲服者禮無不報也鄭意以禮不爲制服委曲以求合禮文而經旨反有未達矣

喪具君子恥具

鄭注避不懷也嵩燾案王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人子之於親思深慮微豫防所闕何云恥哉經云恥具蓋自爲也春秋襄二年穆姜使擇美楨以自爲櫬襄四年季孫爲已樹六楨蒲圃東門之外此經下云宋桓司馬自爲石槨所謂恥具亦恥自爲喪具而已下云君卽位爲棨歲

一漆之是喪具亦有自爲者要適如制而止不求備也一日
二日可爲則子之於親有不忍具而顧自爲之所以爲恥
瓦不成味

鄭注味當作沫沫醜也孔疏沫黑光也言瓦器無光澤也嵩
燾案說文沫洒面也字亦作頰尙書顧命王乃洮頰水作頰
者省耳耳內則燻潘請醜玉藻沐稷醜作醜竝荒內切沫
从水从午未之未疏訓黑光謂浮沫黑者从本未之未釋文
沫亡曷反亡乃輕唇之微母以切沫字者重唇借輕唇也切
韻取同等明母無同等字故借輕唇之亡字以切之陸氏蓋
从孔疏作沫注作與醜同音悔固喉音也李善文選注亦引
作沫音悔與鄭同瓦不成味謂瓦器不可以洒濯盛水則滲

漏也疏恐失之

禮三

三

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
鄭注言汲汲於仕得祿嵩燾案史記世家定公九年孔子爲
司寇十四年適衛適陳反衛十五年去衛過曹去曹適宋遂
至陳居陳三歲哀公二年適衛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而還反
衛哀公三年如陳季康子召冉求哀公四年自陳遷於蔡哀
公六年自蔡如葉自葉反於蔡楚使人聘孔子於是使子貢
適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孔子自楚反乎衛哀公十一年季康
子問於冉有召孔子是孔子去魯八年始一至楚其時冉有
方仕於魯使適楚者子貢也檀弓之文多不足據而速貧速
朽矯時而失之激已非曾子之言又轉而爲喪不欲貧死不

欲朽至援聖人制禮之精心一出於計較之私其弊尤有不勝言者孔子受楚聘方困於陳猶先使子貢適楚以審進退之宜未逾時而復反衛鄭注汲汲於任得祿亦失之誣矣

公叔木

鄭注木當爲朱春秋作成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疏引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生朱朱成聲相近嵩燾案三傳俱作公叔成此經下云衛公叔文子卒其子成並不作朱疑此公叔木不得爲公叔朱之誤檀弓連言仲憲言於曾子公叔木問於子游狄儀問於子夏皆魯人也記禮者因彙次言之春秋成十五年嬰齊卒杜注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仲氏

禮三

毛

亦魯公族也

案史記仲由卞人卞亦魯地而仲由自別爲氏鄭注仲憲孔子弟子原

思史記原憲宋人字子思仲氏原氏族別氏族志有原仲氏

陳大夫原仲之後而原憲不聞稱仲是以仲憲爲原思者亦

誤也氏族志周成王封母弟孝伯於狄城襄十年左傳狄虺

彌杜注魯人則狄亦魯舊氏也疑三者皆魯人而其名不別

見正不必舉其人以實之春秋成十一年穆姜出聲伯之母

嫁於齊管子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

夫喪服傳繼父同居不杖期不同居齊衰三月如聲伯之外

弟爲聲伯制服宜也禮記之文多引申儀禮遺意以正當時

之得失於此經似以子游之大功爲允而於魯人之齊衰有

未協焉鄭注親者屬大功是而王肅難之蓋亦未知周以前

之服制不可強同於後世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

鄭注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柳若衛人也嵩燾案此經下云子

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

死鄭注嫁母也姓庶氏合兩節文義求之一在衛一在魯聞

赴而皆不云嫁母案檀弓於子上之母稱出母於伯魚子思

言諸子以下之母但著其居喪之節而已所云庶氏之母猶

也鄭以庶爲氏誤於齊宋仕於衛似子思居衛之日爲多中間或還魯或游於

齊宋而其母常居衛孔氏之廟在魯則防叔在宋則孔父嘉

孔子之父叔梁以叔爲次當尙有兄孔子亦有兄孟皮云庶

氏者謂非冢嫡非冢嫡不得哭諸廟所謂他室廟之別室也

禮三

天

使爲嫁母子思安得哭於廟哉新唐書展禽食采於柳下其

後爲柳氏柳氏亦魯公族疑柳若之戒子思爲在魯聞赴時

事慎者戒其不以哀毀也子思言喪不盡禮者多而哀可自

致吾何慎哉言無所致其慎時卽禮運所謂禮時爲大魯所

行周禮也衛所行殷禮也死於衛當因衛之俗不能一準周

禮行之柳若魯人故告之如此鄭注一以嫁母釋之所嫁之

族自爲喪主與子思何與而何禮之足觀乎

絺衰總裳非古也

鄭注非時尚輕涼慢禮嵩燾案喪服傳總衰者何以小功之

總也鄭注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諸侯之大夫爲天

子總衰蓋喪服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而家臣無服爲統於

所尊也故傳曰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而爲之服總
衰周尙文等差之辨隆於二代意殷以前無此制凡衰服皆
麻喪服大功卽葛九月小功卽葛五月葛者葛帶也經云綌
衰於禮無徵疑綌衰當爲錫衰與總之麻同總者治其縷錫
者治其布又較總爲加飾蓋周之弔服也案儀禮舉用綌若錫字互混錫總皆以衰爲名而在五服之外云非古者明周
同功故綌制之以文爲尙也孔疏古謂周初制禮時恐誤

哭者呼滅子皋曰若是野哉

鄭注滅蓋子蒲名惟復呼名野哉非之也嵩燾案曲禮卒哭
乃諱此之哭必非卒哭時尊者呼名不爲野也經云呼滅安
見爲子蒲之名哉周禮九伐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滅蓋非

禮三

无

考終之詞間傳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
大功之哭三曲而偯所謂哭踊有節也呼滅則號嘯無次語
索氣粗有乖哭泣之節故子皋以爲野鄭注未協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沾也

鄭注沾猶略也嵩燾案喪服齊衰冠布纓傳曰冠者沾功也
又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沾功卽大功疑卽此沾字所本喪
服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大功傳曰先君餘尊之所
厭不得過大功也士喪禮有擯者鄭注周禮大宗伯出接賓
曰僎入詔禮曰相喪禮之有僎相士以上皆然庶子爲其母
大功則不得於正寢故不立相杜橋之母未知何服時人因
其無相以爲服大功也此可推求禮文而知之案襄十七年左傳齊晏桓

子卒晏嬰廬衰斬其經帶杖菅屨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
惟卿爲大夫杜橋或借用大夫禮爲母喪故時人以爲譏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
氏專以禮許人

鄭注時失之也禮唯始死廢牀子游當言禮然言諾非也叔
氏子游字高燾秦王氏章句云此蓋治魯侯之喪也襲於牀
者士禮諸侯必別有廢次賁欲以士禮加之諸侯而子游許
之故縣子譏焉此子游蓋魯君之叔與言子游同字據周禮
司士大喪作士掌事鄭注事謂奠斂之屬司士賁告於子游
請襲於牀爲治魯君之喪王氏之言極允而謂諸侯之斂別
有廢次似於禮無徵喪大記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
牀君大夫士一也士喪禮死於適室主人入坐於牀東婦人

禮三

三

俠牀東面無廢牀之文

喪大記廢東首於北墻下廢牀始死遷尸於牀此鄭注所本然遷尸後有浴有含乃襲安得有襲於地

而自浴而含而襲亦不別言設

牀惟小斂設席於尸內設牀第兩楹之間所謂遷尸於牀一
牀也以事例求之喪大記云設牀禮第當爲浴牀卽始死之
牀而含襲斂別爲一牀士喪禮設席於尸內卽此以浴無席
含襲斂皆當有席故也經文彙舉見義當通觀之此云請襲
於牀或不別設席以從簡略而子游許之史記言偃吳人字
子游從無叔氏之稱鄭以爲子游字是子游又字叔氏也疑
當別爲一人說文泰滑也汰泰同字汰者滑利猶謂語言輕
率也以禮許人言禮之所在而許人以簡便行之其瀆禮亦
甚矣情事顯然鄭意恐失之迂回

宋襄公葬其夫人醢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鄭注名之爲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孔疏

無人器則亦實明器夏后氏用明器分半以實之殷人用祭

器亦分半以虛之用人兼用則空鬼而實人嵩燾案既夕禮

陳明器茵苞二簋三黍稷麥甕三醢醢屑甗二醢酒苞簋甕

甗四者皆實之此外有用器有役器有燕器而無祭器其燕

樂器有亦可也士禮蓋如此祭器若簋盂豆銅之屬所謂禮

器也皆用實器不專似明器之效形而苞牲及簋甕甗仍稱

明器竝不以實之祭器安得如孔疏所云空鬼而實人乎苞

牲用遣車卽遣奠之牲體雜記引大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

館爲證此又別一義也前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竹者簋也

禮二

瓦者甕甗疑所謂黍稷醢醢皆不必實有其物儀禮云甕三

醢醢屑但以屑爲備物而已案雜記遣車視牢具置於四隅

隅而以載張爲非禮足故曰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鬼無

形與聲而有用器可以意擬之祭器者以人之精氣上接乎

鬼神而如或饗之故謂之人器鄭釋鬼器人器字太泥因謂

醢醢諸物當實之人器則亦未知祭器者人與鬼相交接之

器而不得專屬之人也曾子言明器不宜實醢醢足證儀禮

之稱醢醢屑者必亦明器之類疏援儀禮之文擬議以爲之

辭未信三代之禮之果然也案左傳宋襄公卒於僖公二十

三年文公十六年襄夫人尙見於傳史記宋世家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朋度云襄公

前夫人曾子從後追論其事植弓記載大率類此

司徒旅歸四布

鄭注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孔疏孟氏家臣司徒敬子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主人之泉布而引皇氏云獻子以餘布歸之君君令國之司徒歸賻於四方熊氏則云獻子家臣爲司徒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驪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嵩燾案周禮有家宗人家司馬家士而少宰饋食爲大夫禮兼有宰宗人司馬司士無司徒名少儀適公卿之喪曰聽役於司徒司徒之職掌起徒役致民而於公卿之喪無職司疑卿大夫之喪得立司徒以掌喪事致徒役旅如旅見諸侯及士旅之之旅謂旣葬司徒職喪事畢總會賓之賻而歸之孟獻子卒在襄公十九年昭四年杜洵稱季孫爲司徒

禮三

三

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事在襄公二十四年上距獻子之卒六年其時爲司徒者季武子也三家三分公室已非一日安能更待魯司徒之下士治其喪哉案周禮宰夫公卿之喪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治之承上邦之弔事爲言職喪掌卿大夫士之喪以國之喪禮澁其禁令序其事凡爲有司之所供皆掌其財賻而爲之歸於賓鄭意據宰夫之職使旅帥有司遂因以釋此旅之爲下士證以當時情事而知其不然也

案鄉射作相爲司正司正爲司馬鄉射兼大夫士置官澁事一如邦國之禮此其證也

父兄命赴者

鄭注父兄命赴謂大夫以上也士主人親命之嵩燾案士喪禮乃赴於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專以赴於君爲言則知大夫以下不親命赴而以屬之諸父諸兄以尊者澁

之重其事也與儀禮之文正互相備鄭注以爲大夫士之等臨之以君則固不得謂士必親命大夫遂可以不親命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

孔疏小寢高祖以下寢大寢天子始祖諸侯太祖也嵩燾案士喪禮復者一人升自前東榮中屋降自後西榮卽所死於適室之前後榮也周禮夏采大喪以冕服復於太祖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祭僕復於小廟隸僕復於小寢大寢鄭注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則是所居宮寢無一人復者而太祖小祖廟復者三人於事爲不類周禮夏采下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隸僕下士二人隸者賤稱也掌五寢之埽除自當據王之五寢言之自寢而廟而郊當同時竝復高祖以下四廟祭僕六人於四廟爲有餘裕而以隸僕二人復於五廟之寢亦有弗給矣鄭孔之訓恐未然也

禮三

三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

鄭注剝猶保也有牲肉則巾之脯醢之奠不巾嵩燾案鄭意以不剝奠爲覆巾然士喪禮小斂奠俎豆皆有巾脯醢豆實也大斂奠加籩巾如初其朝夕奠不巾朝月奠視與執豆者巾乃出是自小斂後殷奠乃巾而皆有脯醢鄭云脯醢不巾者非也案既夕記始死卽牀而奠用吉器無巾柩既奠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足證脯醢不巾之誤說文剝裂也剝蓋割而裂之之意不剝奠謂不視牲不親割前云始死之奠其餘闕也與卽士喪禮所謂脯醢醴酒奠於尸東者是也小斂陳一鼎其實特豚大斂陳三鼎豚合升不視牲

不親割明雖特殺祭肉而已虞祭以後乃視牲士虞記主人不視豚解鄭注主人視牲不視殺爲喪事略也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熟乃體解升於鼎士虞記羹飪升左肩臂膾臠骼脊脅離肺取左膾皆親割則所謂剝奠也未葬以前一主於哀而不備禮無視牲親割之文是以喪祭祭肉皆無剝奠也推明禮意前無所承記禮者約略言之鄭注似未協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鄭注使謂既練反必有祭嵩燾案鄭意以使爲出使疏引引禮運三年之喪期不使爲證是所謂哭無時專主練後言之仍與下語不相貫屬經義恐不爾間傳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爲此反字所本往而不反一哭氣盡

禮三

三

更無回聲往而反者聲相接續其哀無窮其哭亦與之無窮蓋哀極而哭憤懣之氣傾情而出而哀旋又結於心若反歸其故居與之相守不能驟舍是以哭無時使者謂若有迫而然使之哭者心也心一過焉而又反也此爲善言哀哭之情狀王氏章句疑有闕文或當然然如鄭注則固不可通矣

練練衣黃裏練緣

鄭注小祥練冠練中衣孔疏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祥而爲之黃裏練緣嵩燾案間傳期而小祥練冠練緣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練緣爲其妻練冠麻衣練緣皆既葬除之則所云練衣者小祥後之喪服也間傳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

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但言卒哭之受服而不言小祥之受服小祥蓋除衰而練練者治麻令熟而升數當仍視功衰小祥練衣之縑緣與大祥麻衣之布緣其制竝同深衣也春秋宣元年公羊傳已練可以弁冕是練冠弁服練衣深衣皆卽吉之漸也故名之小祥呂氏大臨云斬疏總大功小功總錫皆曰衰喪正服也練麻皆曰衣喪變服也至親以期斷加隆而三年加隆之服正服當除而有所不忍故爲之變服最得經旨鄭注以練爲中衣而小祥後之受服於禮無微鄭亦不能舉其說禮經之以小祥名練反有難明矣

鹿裘衡長祛祛褐之可也

鄭注衡當爲橫祛謂衰緣袂口也練而爲裘橫廣之又長之

禮三

三

又爲袂則先時短狹無祛可知褐裘裘也有祛而褐之備飾也孔疏有祛爲吉加褐之可也明小祥時外有衰衰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褐衣褐衣內有鹿裘嵩壽案喪服記袂屬幅祛尺有二寸是衰皆有祛祛者袂口非袂口之緣也經云衡長祛謂練裘稍橫侈而祛加長

本一事而祛析爲三祛褐之以祛長外

見而練衣之加其上者無待更掩其祛所以取便非備飾也禮服有褐深衣之裘無褐褐者開左右衽以見所服裘深衣衽當旁而無下裳無從見所服裘意或稍斂外袂露所服裘之祛於外謂之祛祛旣練而裘祛加長從而褐之可也明其與衰異孔氏於褐襲之義多未能明宜所言之加煩重矣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鄭注就其家弔之成舊恩也疏云連上有殯言之又引皇氏云別更起文所識謂識其死者之兄弟小功以下之親既識天兄弟雖不同居皆就弔之嵩燾案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弔者所以哀生也此從所識字起義皇氏之言是也所識而有兄弟之喪雖不同居亦各就所居弔之同國則爲之兄弟者宜在喪次不同國弔諸所識之家因所識而推之也集說謂死者爲吾之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往弔之此於喪禮在眾主人之列不爲喪主則無受弔之文不同國而爲主則其弔也又不待言矣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或曰使有司哭之

鄭注周禮王弔諸侯弁經總衰不見尸柩不弔服此言經衍

禮三

美

字時人間有弁經因云之耳嵩燾案周禮司服王爲三公九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疑衰疏云君爲臣弔服既葬除之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惟當事弁經鄭謂經衍字卽據服問爲說春秋襄十二年左傳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似臨喪爲位以哭卽謂之當事弁經宜也下云使有司哭之謂聞喪必哭臨天子不親臨則使有司將事也鄭以有司哭之爲非而云哀戚之事不可虛均非經旨

天子之殯也菴塗龍輻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

鄭注菴木以周龍輻加椁而塗之天子殯以輻車畫轅爲龍斧謂之黼以刺繡於繆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

孔疏鼓叢也先鼓四面爲椁上與棺齊繡覆棺之衣爲斧文從椁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於椁上又四注爲屋以覆於上而四面塗之嵩燾案鄭意鼓塗加幬又屋其上凡三事說文鼓麻莖也旣夕記御以蒲鼓鄭注鼓牡蒲莖也左傳襄十二年左射以鼓王逸注楚辭泉翻曰殿一作鼓泉翻謂泉莖也然則鼓塗者用麻莖或牡蒲莖攢柩而塗之取其柔能護棺且受塗以椁者謂方其外如椁加斧於椁上言椁上竝爲繡文以象翬其謂畢塗屋者旁廣而豐起如屋喪大記大夫殯塗不暨於棺惟君得畢塗屋也喪大記飾棺素錦褚鄭注以櫬覆棺卽棺衣也周素錦爲之無繡繡者覆棺之衣豈得加於椁上繆幕之屬則周禮幕人所共之幕帟鄭注幕張之於

禮三

三

庭帟者柩上承塵王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又不得以覆棺也旣夕記用軸鄭注軸輿軸也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輶天子畫之以龍輶一作楯說文楯欄檻也縱曰欄橫曰楯天子殯車四周有楯畫龍而此注云畫轅爲龍轅者車前輶所以駕馬殯車不當用馬考工記注輶長丈四尺四寸以納之所殯之屋將無所容尤乖龍輶命名之義此當以儀禮注爲

正

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太廟

鄭注厭冠今喪冠其服未聞嵩燾案周禮大司馬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司農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以喪禮春秋傳曰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司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

素服者損盛服也鄭注周禮兼服言之語自明曉既夕記冠六升外緹纓條屬厭賈公彥疏吉冠從武上鄉內縫之緹餘在內謂之內緹凶冠從武下鄉外縫之謂之外緹以其冠在武下過鄉上反縫故云厭也五服之冠皆厭孔氏曲禮疏乃云厭冠謂厭帖無梁纚問喪親始死雞斯鄭注雞斯當爲笄纚笄纚者去冠也小斂括髮而後去纚厭冠易冠而已未宜竝纚去之晉書輿服志古者冠無幘冠下有纚漢世易纚爲幘漢輿服志冠有鍊卷梁展笄晉書以纚爲展笄而進賢冠有五梁三梁兩梁一梁之別鄭注士冠禮纚今之幘梁也幘梁連文則若古之笄纚非括髮無去笄纚之理厭冠自爲冠制孔疏以去梁纚當之不獨非厭冠之義亦稍失事實矣

禮三

三

三口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鄭注后土社也孔疏或者言亦舉樂而自於社中哭之嵩燾案兩舉字連文而義各別周禮膳夫王日一舉以樂侑食邦有大故則不舉鄭注殺牲盛饌曰舉大故寇戎之事玉藻諸侯日特牲朔月少牢論語敘魯樂師有亞飯三飯四飯之名王制所謂日舉以樂蓋天子諸侯同之舉必以樂經言三日不舉自謂不特殺非謂不舉樂也下云君舉而祭於后土又別爲祭告之禮不承上爲文師氏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舉者通辭也肆師凡師甸用牲於社小司徒凡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爲位國有禍戾亦如之大司馬若師有功愷樂獻於社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注主謂遷廟之主

及社主在軍者奉送也送主歸於廟社是凡軍旅之事出入必於社詩靡神不舉曲禮凡祭有其舉之王制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君舉者謂君自告祠於社而哭之孔疏不達其義集說遂引應氏之言以爲君舉非也殆失之遠矣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鄭注不專家財也稅謂遺於人嵩壽案稅當爲稅說文贈終者衣被曰稅段氏玉裁云稅蓋襚之或字而說文襚下云衣死人也以衣死人故凡贈死者之衣通名爲襚許君自分兩義鄭注士喪禮襚之言遺也與此同訓贈終者與生者皆可言遺而以物遺人不得爲稅士喪禮親者襚不將命庶兄弟襚將命於室朋友襚親以進凡五服之親及朋友皆有襚此

禮三

美

云稅人泛言之也雜記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衰衣不以襚是凡致襚各以其服未仕者元端弁服皆不得具故無稅人之理通言父兄當假父兄已仕者之命行之諸父諸兄皆是也內則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父兄在而私遺人尤禮所必無者鄭注不專家財殆誤也

士備入而後朝夕踊

鄭注國君之喪嫌主人哭人則踊嵩壽案經意盡其臣以下達於士而致其哀所以尊親也鄭注得之然據士喪禮朝夕哭婦人卽位於堂哭丈夫卽位於門外兄弟在其南賓繼之主人卽位辟門還入門哭婦人踊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

兄弟皆卽位如外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拜賓升自阼階丈夫踊是朝夕哭之儀眾兄弟及賓先卽位門外而後主人卽位乃入門哭卽位堂下又序眾賓之等以推及他國之異爵者皆入卽位而後主人升堂踊自國君以達於士其禮竝同國君之喪紀大夫士各供其職而庖人酒正司尊彝司几筵之屬凡有事於朝夕哭者皆士也經云士備入蓋盡言之孔疏以爲士卑最後入亦誤

是月禫徙月樂

鄭注禫明月可以用樂嵩燾案鄭注儀禮中月而禫云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中月凡二十七月據三年間三年之喪二

禮三

早

十五月而畢公羊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荀子禮論亦同喪服小記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古人敘次年月日以見月見日起例練祥所以筮日者及十二月而練及十四月而祥皆以見月爲期至於大祥三年之期已屆而服除矣而孝子不忍變也又爲之禫以明卽吉之有漸而盡一月之數焉徙月者終三年之期也以所歷月計之則固二十五月矣閏傳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禫祭以前未敢飲也又曰禫而牀禫祭以前未敢牀也喪大記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旣禫而未逾吉祭猶居黝堊未復寢也始喪而有襲經成服旣葬而有虞卒哭除喪而有祥禫皆所以重申其哀戚之情不敢遽已也經云是月禫明祥禫之相因也云徙月樂明

吉祭復寢而後樂徙月者不盡於二十五月之辭也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鄭注此父在爲母齊衰三年之喪而厭於父稍紓祥禫之期以達人子之情其餘期喪則否戴德喪服變除禮引以爲據而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實爲漢儒論喪服之緣始王肅之難鄭義允矣而云二十六月作樂則猶未達禮文之精義也後世定喪服之制依於鄭王二說而鄭氏二十七月之論行之至今爲定制稍申餘日使人知哀之不可以遽忘義不能廢也而喪服之寬假者固已多矣此又古今人事之變然也

禮三

望

禮記質疑卷四

思賢講舍

湘陰郭嵩燾伯琛著

檀弓下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殯車一乘

鄭注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乘長殯三乘下殯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孔疏有地大夫以上皆有君號公則五等之上又同三公而引鄭注雜記云士無遣車嵩燾案雜記明言遣車視牢具鄭云天子太牢包九個諸侯太牢包七個大夫太牢包五個士少牢包三個大夫以上乃有遣車鄭意以士喪禮不言遣車而此經云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

禮四

一

因據以爲說證以諸傳記之言似此言車三乘卽士禮也而經但言適長殯庶長殯不及成人成人者適子傳重者也喪服爲長子三年爲眾子期大夫爲子之爲士者大功天子諸侯以下及大夫爲長子皆同大夫降其庶子而君之庶子自爲公子得別立氏故庶殯亦用遣車其君之適殯降爲三乘大夫適殯降爲一乘視所服爲斷喪服大功公爲適子之長殯中殯大夫爲適子之長殯中殯皆降二等傳曰喪成人者其文縵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縵三乘一乘以示簡也其君大夫之適子則自以杖卽位君之適子牢具視君大夫之適子牢具視大夫不宜更有降殺爲主喪者君大夫也鄭注降殺以兩恐未然君公異稱爲君之庶子皆爲公子以別於大夫

凡記稱君者通謂諸侯孔疏就字義分析言之殆亦誤也案上
喪記薦乘車道車橐車是士喪薦車凡三周禮虎賁氏及葬
從遣車而哭鄭注遣車魂魄所馮依鄭意似以虎賁氏之遣
車當乘車經云車三乘車一乘不云遣車疑國君之適殯葬
車視士所謂車者薦車之屬也專言車卽不得爲遣車矣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鄭注達官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孔疏達
官謂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不達於君謂府史之屬嵩
壽案喪服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鄭注庶人或有在官者不
服斬衰但服齊衰三月疑經言達官之長不言不達於君言
達官之長杖竝不言自長以下不服斬府史之屬庶人之在
官者不在此論據喪大記子皆杖不以卽位大夫士哭殯則
杖哭極則輯杖是君喪大夫士皆杖而以杖卽位與否自各

禮四

二

不同喪服斬衰章公士大夫之眾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
眾臣杖不以卽位近臣君服斯服矣大夫之眾臣異於貴臣
而猶服斬鄭云不服斬者非也經明言達官之長自下士以
上無不達於君者朱子語類公卿六官之長杖次則不杖六
官之屬各有副貳其職皆中大夫恐無不杖之理所云諸達
官猶立政之言百司庶府顧命之言百尹御事如宮伯上士
二人中士四人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牛人中士二人下
士四人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竝有職於喪紀者而惟其
長泣事上士杖則中士不杖中士杖則下士不杖所謂不以
杖卽位是也其衰服竝同鄭注所云似屬無據

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

鄭注以義奪孝子嵩燾案鄭意孝子不忍親柩之行而君命引之據下云弔於葬者必執引是凡執引賓皆與有事焉君臨大夫之葬不親執而命引周禮喪祝及葬御匱王弔則與巫前則此命引者喪祝之事也雜記弔者之辭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綽君臨臣喪雖親至猶使人執引三引而畢略示助葬之義而已孔疏孝子攀轅柩車不動君奪孝子之情命遣引之既夕禮商祝執功布以御柩乃行君使宰夫贈元纁束主人去杖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主人哭拜稽顙君臨葬主人當迎拜安得於此時有攀轅之事似屬以意擬之

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禮四

三

鄭注明己不與也嵩燾案經意承上季武子專政魯人事之如君言之事之如君則喪必廢樂曾點自倚其門而歌若不
知有其喪者故曰不與孔疏云慕螭固之直倚武子之門而歌曾點雖狂亦何至故臨喪者之門而歌哉義疏季武子卒在昭公七年孔子年十七曾皙少於子路時止六七齡耳未必有是事記禮者藉以明武子之僭而士之守禮者能不爲之廢樂與螭固事相類而實兩不相蒙疏申鄭義失之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鄭注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孔疏當事主人當大小斂殯之事嵩燾案士喪禮始死祔惟君命出大夫則特拜之及大斂有大夫則告主人奉尸斂

於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蓋大斂有視斂之文主人當先拜
賓儀禮云有大夫則告卽謂大夫之後至也主人方奉尸入
棺故先告辭以示不能成拜之意喪大記士之喪於大夫不
當斂則出卽降拜之義雜記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
於士既事成踊奠而後拜之士於大夫雖當踊不辭皆所以
發明儀禮之旨凡當事皆踊大夫至絕踊拜之惟當大斂視
斂有告辭之文喪大記言當斂者大斂也殯則視殯塗在
主人降拜之後不待辭矣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

鄭注拜者往謝之也雖朋友州里舍人謂無主後者尚燾案
喪大記喪有無後無主故人皆可爲之拜而拜謝之禮不

禮四

四

見於經傳鄭注士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眾賓云既殯
之明日必往拜謝孔疏於此云若有主後主人自當親拜然
經言必有拜者不云往謝亦不云無主後喪必有主拜賓凡
賓至皆然此云公弔之似其禮特施之君玩下寡君承事之
文與此云舍人疑當爲異國之辭所謂舍人者館人也朋友
謂出使之介及諸從行者州里則與同國之人先後竝至此
國爲在異國而受其君之弔則其國之大夫士不當主異國
之喪而爲之拜其君惟館人之義自其生時已爲之主至此
而異國之朋友州里無能爲主喪者以館人攝主可也士喪
禮君入門主人辟君升自阼階西鄉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
北面是君弔自爲主此擯者之辭曰寡君而受弔者曰臨明

雖在其國而固不爲之臣則一以賓禮接之也案雜記諸侯舍褻賜臨皆同日而畢事惟諸侯相與弔有臨使人弔其次主人曰臨尊之亦以明此弔者之爲異國也喪大記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無爲主後大夫士以上有爵者皆辭不受弔不得更受君弔明矣鄭注疑不可通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

孔疏此論哭朋友失禮之事嵩燾案上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雜記三年之喪不弔如有服而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經言孔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曾子於子張之喪當視兄弟兄弟有往哭之義其有服者服其服而往朋友不當爲之制服故曾子仍其齊衰而往哭之亦若喪兄弟而無服也曾子曰吾弔也與哉情傷而語亦深矣孔疏以爲失禮非也

禮四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鄭注喪禮廢亡時人以爲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子游正之嵩燾案少儀贊幣自左詔辭自右皆擯者所有事贊幣者賓幣詔辭者主人之辭蓋亦尊左之意凡吉事尙左凶事尙右此云由左又非事也鄭注大宗伯出接賓曰擯而注儀禮云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由左者傳命而出之辭也士喪禮乃奠升自西階鄭注以君在阼階君弔於臣升降由阼階則主人自由西階有若未嘗仕魯而悼公弔之當待以賓師之禮而不以臣禮子游擯由阼階而出迎於門左所以成悼公之志而明有若之不爲臣爲能以道重於君也鄭注以

意擬之未能自證其說案士喪禮有禭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於位擯者出告須以賓喪巫祝桃茢執戈居前擯者不爲導也悼公弔有若之喪而子游爲擯必不以君臨臣喪之禮行之子游之由左蓋亦擯禮之常而施之於君則變也記禮者著其事於經以明人君重道士亦以道自重如此舊注皆失之

君子念始之者也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

鄭注始猶生也念父母生己不欲傷其性嵩燾案經方言哀戚之至不當有自惜其生之情節哀順變通喪事始終言之言服以次而變哀亦以次而節自是段首總括語於念始之意無取王氏章句屬下復盡愛之道爲言蓋人之生形與氣相依而氣爲之始其生也氣聚於身知覺運動皆氣之所充周也其卒也氣散而返之太虛而身與判焉復之爲義及其初判而假生人之氣呼而召之禱祠云者幸其或感而通神應以來返也案鄭注以分禱五祀言之據士喪記行禱五祀在未卒前與復無涉氣旣判而之幽因以鬼神之義求之也念始之者一氣之往復也君子謂始制斯禮者於此求之意味深長鄭注屬之上文非也

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鄭注謂重與奠嵩燾案孔疏云此亦得總爲銘旌之義故士喪禮爲銘下鄭注引此疑疏義優於注鄭意以下有主人自盡語因以與此盡其道聯合言之愛之斯錄之謂不忍其死而遂已也爲之表而識之以明其身死而名存也司常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廬大夫士建物鄭於大喪其銘旌下注云王則大常是銘旌各視所建之旗盡其道而不過所以

昭敬也疏亦未能發明其義方氏慤云敬之則不敢遺送死之道銘旌者死而揭其名於旌示人以弗忘非所以送死也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

鄭注春秋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去顯考乃埋之嵩燾案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穀梁傳云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易檐改塗可也左傳云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疑殷人練而祔因有虞主有練主公穀所述殷禮也左氏所述蓋周禮周秦之交當已襲用殷禮故公穀皆據以爲說何休公羊注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所謂綴重者桑主也何休引士虞

禮四

七

記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案今士虞記無此文或逸禮也綴重於主以棲神所繫仍在重也練而易主而後徹重周卒哭而祔則但有栗主無桑主比葬而遂徹重焉荀子書其銘置於其重周禮設重以置銘也鄭氏以爲縣重於廟未知縣於何所又云去顯考乃埋之祭法顯考廟高祖廟也是謂親盡毀廟乃埋重重與主竝設凡廟皆然於禮尤無徵矣案士喪禮重木刊中庭三分庭一在南夏祝用二鬲鬻餘飯幕以疏布繫用鞞縣於重幕以葦席北面祝取銘置於兩既殯祝取銘置於祔既歆遷於祖祝復取銘置於重正柩兩盥間置重如初既祖祝取銘置於茵遣奠畢甸人抗重出台道道左倚之是重之大當庭三分之一旁縣一鬲周禮陶人鬲實五鬲鄭司農說受三斗鄭注豆實三而成鬲殷受斗二升實五鬲容六斗鄭注士喪禮云士二鬲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似喪具莫大於鬲重自始設置銘中間惟殯後置銘於殯所云刊鑿之者蓋鑿爲員孔以樹銘旌之杠也其後柩行而先抗重倚於道左嗣是不復言重疑遂棄之道左雜記重既虞而埋之蓋反哭

而虞就所倚處理之道左凡爲重三分庭之一不得縣諸廟
明矣殷主綴重當是縣主於重以棲神故曰喪主不文置銘
與縣主其義一也置銘以表柩故亦爲神所棲縣
鬻者食道也經義分明諸儒之言重者恐皆失之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
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鄭注哀則以素敬則以飾孔疏哀則以素謂葬前敬則以飾
謂虞後故士虞禮不用素器高燾案士喪禮云素俎既夕記

云素勺士虞禮云素几葦席似耐廟後乃除素器虞卒哭皆

素也

案下云卒哭曰成事以吉祭易喪祭士虞記卒哭卽位

皆哭三獻皆踊猶喪祭也惟云丈夫說經帶於廟門外
婦人說首經爲受服之始其明日喪禮錦冒黼殺龍帷黼荒

耐以吉祭祀禮者連爲之辭耳皆用飾而祭器用素無飾奠者人子自致其誠以上交乎鬼
神所以用素猶人子自盡之情也豈知神之所饗猶言何以

禮四

八

知神之所饗齊敬之至若或饗之則亦饗之於人子之心而
已哀敬二者皆所自致奠之用素器者此義也祭祀之禮正
承上奠字言之鄭意析奠與祭祀爲二事恐失經旨

弁經葛而葬

鄭注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經既虞卒哭乃

服受服雜記曰凡弁經其衰侈袂高壽案經言葬服之異僅

見於此既夕禮鬢散帶垂鄭注爲將啟變也以後無明文喪

服小記父母之喪偕其葬服斬衰又云久而不葬者主喪者

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孔叢子亦云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

似葬以前從重服無變喪服改葬總鄭注服總三月而除之

是服除改葬猶服總也喪服小記爲兄弟既除喪及其葬也

反服其服是兄弟服除而葬猶服本服也間傳既虞卒哭去麻服葛期而小祥要經不除卒哭易葛帶小祥除首經首經先除而不易葛帶經易葛而不除故曰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而於葬服以葛爲環經恐非事也鄭意亦知其不可通乃云逾時哀衰大夫士三月而葬未逾時故據以爲天子諸侯之禮喪禮受服以卒哭爲斷雜記親喪外除言日月已竟而哀未忘也乃以七月五月爲逾時而易葛經以葬似稍乖禮意矣陳氏集說因謂禮於山川之神於弁經葛而葬意又爲無著據下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是所易者冠也周禮弁師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鄭注環經大如緦之麻經雜記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則兼斬衰之苴經齊衰之牡

禮四

九

麻經言之凡經皆環而苴經之與弔服麻有疏細經有廣狹鄭氏援周禮司服凡弔事弁經服之文遂據以爲弔服竝所服衰亦爲侈服之弔衰直以吉服從事此禮所必不然者南史吳苞傳冠黃葛巾宋書陶潛傳取頭上葛巾漉酒竝冠服之至簡者葬服之弁或葛爲之仍準六升之冠案士虞禮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卒哭受服虞猶始服之衰經之用麻也用此知葬服必無變易所異者易冠而弁耳證之諸經無易葛之文孔疏之云葛經麻帶爲婦人之受服喪服無此制也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

鄭注堂親所行禮之處室親所饋食之處孔疏反哭於廟行禮者謂生平祭祀冠昏皆在堂也既夕禮遂適殯宮故知初

反哭在廟也嵩燾案坊記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孔子曰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與此章文義互相發明弔於家知不當受弔於廟也既夕禮乃反哭升自西階婦人入升自阼階主婦入於室賓弔者升自西階主人拜稽顙送於門外適適殯宮皆如啟位疏援遂適殯宮遂以升自西階爲在廟下云葬日虞既葬當立虞主無因復至於廟問喪入門弗見也上堂弗見也入室弗見也既夕禮遂適殯宮殯宮柩所存也自在西階之上而不必當階適殯宮所以爲哀之至也疏以升堂入室皆在廟恐未然

卒哭日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耐於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耐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

禮四

十

鄭注既虞之後卒哭而祭日有所用接之士虞禮所謂他用剛日也孔疏虞卒哭耐皆常禮此經云變以其變常禮也所以有變者未及葬期而葬喪服小記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卒哭日賒不可無祭謂之爲變三虞卒哭之間接連其祭恆用剛日鄭注士虞記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云他謂不及時而葬者虞卒哭之間有祭事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嵩燾案鄭注於禮無微赦繼公儀禮集說三虞卒哭謂三虞遂卒朝夕之哭他者變易之詞不用柔日而用剛日故謂之他士虞記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旦而祔則薦云遂者以其與葬事相屬也薦在三虞之夕來日旦明耐廟薦於寢以告之詳考諸經之文敖氏之說最爲精覈

而義仍有未盡喪禮葬及練祥之祭皆筮日而虞卒哭祔不筮日爲其事竝繫於葬也喪事用柔日三虞卒哭獨以剛日卒哭而祔祔以柔日故先期卒哭用剛既夕禮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祔士虞記連三虞卒哭爲文而不別詳其儀惟云祭畢未徹乃餞餞卽卒哭之祭也是此二者同日其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蓋謂三虞卒哭或有他故易期祔廟則此三虞與卒哭別爲一日而皆用剛日下云三月而葬遂卒哭葬而虞三虞而卒哭相承爲義其云將旦而祔則薦則以他故不卽祔廟臨事而薦薦餞同義皆謂卒哭之祭初虞辭曰哀薦禘事再虞曰哀薦虞事三虞曰哀薦成事卒辭曰來日某祔爾於皇祖某甫卒哭在三虞之夕敖氏之說無可疑者此

禮四

二

經云變而之吉祭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正發明此義言虞屬之葬卒哭屬之祔葬而遂祔則三虞卒哭葬而不卽祔則卒哭之祭必與祔接喪服小記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亦此義也經文錯舉其義在善讀者之自會之鄭注失之甚遠

明日祔於祖父

鄭注祭告於其祖之廟嵩壽案鄭注既夕禮祔卒哭之明日祭名祔猶屬也祭昭穆之次而屬之士虞記注祔已復於寢如既禘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是鄭意但以祔爲祭名相沿至今循用其說說文祔後死者合食於先祖文二年左傳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特祀者練祥之祭

四時常祀及薦新則同於祖廟據儀禮之文既葬而虞以神道事之而徹朝夕奠矣喪祭止於虞卒哭而用吉祭矣必無饋食於寢之事後世誠意不逮於古而文或過之賀氏循云自祔之後惟朔月月半殷奠士喪禮朔月奠用特豚鄭注大夫以上月半又奠然則士喪在殯月半不殷奠祔後乃殷奠乎司馬家儀朱子家禮竝有祔祭而於初虞後云罷朝夕奠亦竝不言朔月之殷奠開元禮禮而祔程子云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遷於廟祔者合食之謂禘而吉祭遷主於廟非祔義矣呂氏大臨云以昭穆之班祔於祖廟有祭卽而祭之既除喪而后遷於新廟故此謂之祔論祔義最盡未可援漢以後迂行之禮強周制以從之也

禮四

三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鄭注期而神之人情嵩燾案曲禮虞而立尸有几筵故曰以虞易奠虞之名祭蓋以神道事之而不復名奠殷練而祔則是既葬而仍不廢朝夕奠也周人易之以虞卒哭爲終期而朝夕哭不能常也殷之質也儀禮既殯而有朝夕奠既葬而有朝夕哭不奠至卒哭而止以次差之周之文也孔子固曰三年之喪吾從其質者文二年穀梁傳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又援殷練而祔而遂以祔爲毀廟遷主所傳之失實也鄭注士虞記練而後遷廟又承穀梁之說而失之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茆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

鄭注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

去桃茆孔疏若往臨生者但有執戈無巫祝執桃茆之事今有巫祝故云異於生也嵩壽案士喪禮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鄭注引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喪祝王弔則與巫前諸侯臨臣之喪使祝代巫執茆居前下天子也儀禮明言祝代之是不去桃茆也襄二十九年公在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禭使巫以桃茆先祓殯桃茆先者巫也喪大記云祝代之先卽謂先入以桃茆祓也此經通巫祝言之凡弔巫祝與有事焉使祝代者祝相君以便事也孔疏云臨死者謂未襲以前臨生者既斂而死者己不可見故曰臨生者附會鄭注去桃茆之文曲折經義以從之非所安矣

禮四

三

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

孔疏既夕禮包牲取下體鄭注前脛折取臂臠後脛折取骼是一牲取三體士少牢二牲則六體也分爲三个一个有二體大夫以上皆太牢牲有三體凡九體分爲十五段三段爲一包凡五包諸侯分爲二十一段凡七包天子分爲二十七段凡九包嵩壽案士虞禮舉魚腊俎釋三个鄭注个猶枚也腊亦七體賈疏羹飪升左肩臂臠臠胙脊脇七體初舉脊次舉幹舉骼舉肩惟臂臠臠三者不復盛釋猶遺也特牲禮盛所俎俎釋三个鄭注牲腊則正脅一骨長脅一骨及臠魚則三頭而已有司徹禮乃攄於魚腊俎俎釋三个其餘皆取之實於一俎鄭注魚攄四枚腊攄五枚所釋腊則短脅正脅

代魯魚三枚而已少儀膳告於君子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臠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特豕則以豕左肩五个鄭注折斷分之也竝以牲一體爲一个鄭注於此云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七个五个卽牲體之數也其釋旣夕禮苞牲取下體云士苞三个前脛折取臂臠後脛折取幣鄭意前是臠後是幣皆下體士苞三个皆此類也旣夕禮云苞二羊豕各幣一个而已遣車置棹四隅苞牲下體實之亦明器之屬也疏云尊者取三體其肉多卑者取三體其肉少未詳所據而以个訓包又謂士二體爲一个大夫以上三體爲一个殆非鄭意也

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

禮四

十四

鄭注斯盡也沾讀曰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爲也專猶同也嵩壽案史記魏其傳沾沾自喜集韻沾的協切沾沾自整貌斯沾爾專之當作一句讀言我之治喪當令男女整位一方專以賓主爲義旣夕禮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周禮自有常位國昭子欲專以己意行之悍然不顧豈有意備人之覘視者哉

案旣夕禮主人西面

婦人東面不及賓前云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拂賓以助葬爲義無哭泣之位國昭子蓋欲會葬之賓皆臨窆以示矜張之意

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

鄭注未嘗就公室言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也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嵩壽案方氏析疑云古者小學在公宮

南之左周官師氏居虎門之左國之貴游子弟學焉侯國制應同或文伯少孤敬姜未使就學於公宮南至是始悔之方氏之說是也鄭云宗婦有會見之禮則朝祭必與何以云未就公室觀子之行而必就公室又非事也經云以就公室正以之就學公宮之意蓋以其質美自能賢也未嘗使就公室薰習於師友追咎其好色以自隕其生亦傷其無取友之益也

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

鄭注微情謂節哭踊以故興物謂衰絰之制孔疏微殺也哭踊有節以殺其內情使之俯就不肖者無哀情使之覩物思哀也嵩素案說文微隱行也爾雅釋詁幽微也匿微也微情

禮四

五

者哀之至而若隱之似無節殺其情之義如賓之有拜也大夫之有特拜也袒括髮之有襲也冢人營宅之有筮也日之有卜也爲之制以不得直達其哀故曰微情故者已然之謂因其已然之情而興起之於物衰絰之制皆物也悲痛之至之必爲辟踊也人心自然之應也先王制之以爲成法使之哭且踊以道其悲痛之心而自致其慎終追遠之實杖衰倚廬之異制皆因其哀踊以致其文者也故曰以故興物微情由外而隱之於內以故興物由內而道之於外似不僅如舊注所云也

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鄭注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子張問有此與怪之也嵩

燾案論語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古者謂殷以前亮陰之禮自殷猶然周公之攝政蓋行殷禮也既定周禮建六官政統於君遂廢亮陰之禮康王卽位而朝諸侯史臣記之以是爲周公之制也世降而文不能以天下大政一聽之冢宰周公因時制宜以定萬世之法誠有不得已也聖人於此蓋拳拳焉周制之文也所以嚴君臣之分也聖人繼周公而起承文之敝而返之於仁孝其於周制必更有損益而其道終以不能行亦時爲之也與論語所記同旨

至於今旣畢獻斯揚禪謂之杜舉

鄭注畢獻獻實與君禮揚作媵孔疏杜蕢此事在燕禮之初賓主旣入得杜蕢之言獻君與賓燕事則止嵩燾案燕禮主

禮四

士

人獻賓實酢主人次獻公受公酢遂媵觚於賓以酬賓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公坐取所媵禪酬賓實以旅酬於西階上似獻賓與公而媵爵乃燕禮之正文賓舉旅畢而後獻卿又媵爵爲卿舉旅而後獻大夫又奠禪爲大夫舉旅而後獻士孔疏獻君與賓燕事則止尤爲無據燕禮媵爵者序進洗角禪酌散交於楹似所謂媵爵者有從爵也與揚禪揚字義別左氏傳稱平公欲廢知氏知悼子卒而飲酒樂所以快之天子諸侯月一舉皆有樂杜蕢所飲者一工一嬖臣必非燕禮可知畢獻而揚禪乃推行之於燕禮疑所謂揚禪者直酌以飲公無拜送爵之文燕禮凡獻祭酒啐酒奠爵告旨而後卒爵揚禪若加爵飲公在燕禮媵爵舉

旅之外鄭注疑未合案儀禮周初文昭公九年荀盈卒左傳

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

鄭注下謂地下嵩壽案玉篇殉用人送死也春秋諸侯通用

之文六年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成三年宋文公卒始用殉成十年晉景公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遂

以為殉昭十三年申亥以其二女殉楚靈王而葬之定三年葬苦莊公殉五人宣十五年魏武子有

嬖妾無子疾病命顛曰必以為殉是大夫亦有用殉者此云

夫子疾莫養於下蓋憤侍疾者之無狀醫藥飲食不得其和

因以致死下謂內豎之侍疾者以殉葬即以此侍疾者為殉

也與下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緊相呼應鄭注非也陳氏

集說乃云疾時不在家人不得以致其養故曰莫養於下

於事無徵於文亦為不類矣

禮四

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

鄭注裘縣潘邑名孔疏裘氏與縣潘氏二邑也陸氏釋文縣

音元嵩壽案周禮小司徒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

邱為甸四甸為縣邑與縣別邑方二里縣方二十里而載師

職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

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又似邑與縣以地廣狹相乘而

各異地地遠則益廣故六遂之縣又與六鄉之縣異制左氏

傳凡邑有宗廟曰都無曰邑都邑二字三代通稱尚書言夏

邑言商邑言宅新邑言用附我大邑周言作新大邑於東國

洛凡國都通謂之邑春秋以後始有稱縣者僖三十三年晉

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宣十五年賞士伯以瓜衍

之縣襄二十六年蔡聲子曰晉人將與之縣昭三年趙文子曰温吾縣也哀三年趙簡子誓曰上大夫受縣晏子春秋桓公與晉仲狐與穀其縣七十案狐與穀卽縣也其縣七十謂左氏傳與之邑六說苑景公致于家之縣一於晏子史記吳十爲文而義各別世家予慶封朱方之縣而成二年仲叔于奚救孫桓子衛人賞之以邑襄二十一年庶其竊邑於邾以來而與之邑襄二十七年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襄二十九年說晏平仲納邑與政哀三十一年子皮使尹何爲邑邑與縣錯舉爲文據昭三年傳云州縣蠻豹之邑也昭五年傳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縣邑二字通稱而云七邑皆成縣是縣固大於邑也襄二十九年賜子展先路二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

禮四

六

六邑杜預注八邑三十二井襄二十七年與免餘邑六十宋左師請賞與之邑六十襄二十八年與北郭佐邑六十疑左傳言邑有與縣同者有與縣異者而古制邑皆度田爲之田四井爲邑所云賜之邑六十皆以田計昭二十八年分邠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是縣亦以田計而邑實通大小言之昭十年與桓子莒之旁邑哀七年宋伐曹築五邑於其郊似壘土爲聚通謂之邑經云邑裘氏縣潘氏自當爲二事水經注沙水東南徑陳畱縣裘氏鄉裘氏亭西陳畱鄭地西與衛接壤其時地或屬衛水經注又云漳水徑碭陽城北九域志林慮縣有碭陽城在淇水北隋初分林慮置淇陽縣水經注汲郡西北有碭溪疑卽潘陽城所由名潘

卽磻也潘縣名裘氏邑名邑小而縣大邑近而縣遠故於此分別言之未宜併爲二邑也

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鄭注以與己字同言誰有強使女者與毋無也於女甯有病苦與止之嵩燾案鄭意以則豈不得以斷句其毋作反揭語阮氏校勘記云惠棟校宋本宋監本閩本石經岳本作毋衛氏集說同監毛本毋誤毋嘉靖本同釋文出其毋云音無注亦云毋無也則經不作毋明甚盧文弼校云依注當作毋下仿此據鄭注士相見禮古文毋爲無爲毋無字異義其注曲禮毋不敬竝不云毋無也此獨云然者蓋經本毋字而注以毋釋之陸德明音義從鄭注音無諸本作無承注義也陳氏

禮四

九

集說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作一句讀極允其母正對上人之母以人之母嘗巧則亦豈不得以己之母嘗巧於心亦有病乎否乎語極分明鄭注訓其母爲其毋疏家直據以爲無字而經義亦稍迂曲矣

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

鄭注使謂時徭役任謂時賦稅嵩燾案左氏傳云事充政重杜預注亦云事充謂繇役煩政重謂賦稅多疑此與左氏傳所載情事不同傳云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以師近在郊徵民入保而無能一戰何以能國是以泣也此云見負杖入保者息則從征之士也傳稱冉有入齊軍右師奔蓋孟孺子邠洩之徒卒負其兵杖奔入保者師次雩門之外而戰于郊距

國爲近負杖入保而息於途抑何暇也是時孟氏叔氏皆不欲戰孟孺子勉強一出而士卒散亂如此公叔畱人所爲憤激以死也與左氏傳情事稍異而取義同總以見魯政之無紀而已似此所記爲得其實左傳見保者而泣在師始出時無因爲此憤激之言哀悼之世季氏專政而以後無聞郎之戰其氣已索聖人固曰三桓之子孫微矣此其徵也任之重屬下君子言謂三家之專政者使之病屬下士言謂入保之士任雖重而不能出一謀使雖病而固當死文氣緊相承接與左氏傳都無役煩賦重之意注家意爲之辭耳

朝不坐燕不與

鄭注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商陽與御者皆

禮四

十

士也孔疏路門外正朝大夫以下皆立若其燕朝在於路寢如孔子攝齊升堂是大夫坐於上嵩燾案周禮三朝朝士掌外朝之法司士正朝儀之位太僕王眠朝則前正位司士所掌治朝也而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入

內朝皆退是朝儀皆揖而退朝士外朝禁錯立族談者但有立無坐也義疏惟王公有坐論之理考工記云坐而論道謂道者天子諸侯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言王公謂坐而論非以朝位言也燕禮獻士爲士舉旅分先後而已無不與於

燕者鄭注併朝燕爲一疏遂援攝齊升堂以證朝坐之說似皆失之昭公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圍徐以懼吳是時棄疾已有代楚之心故爲不忍殺人以示惠疑工尹商陽陳棄疾名當互易鄭云兵車參乘射者左戈盾在右御居中央疏引

宣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於時樂伯主射而云左射以鼓是凡兵車左主射左者甲士三人之長也乘車之禮君居左車右居右御者居中故車將在左射者將所有事也工尹商陽與棄疾同車必非任爲將者其時或爲右或御棄疾無因代將手弓以射昭公十一年楚子使棄疾居蔡朝不坐燕不與者謂居陳蔡不與朝燕之事宜未與聞伐吳之謀也

案上陳太宰嚭行人儀洪氏邁云語爲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人名倒亂正與此類

爲懿伯之忌不入

鄭注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也孔疏敬叔殺懿伯恐惠伯殺己入滕國由主人防備不復在己故難之蒿熏案左傳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

禮四

三

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杜預注叔弓禮椒爲之辟仇傳言叔弓之有禮鄭意敬叔辟惠伯之仇己杜意敬叔爲惠伯辟仇孔疏附會鄭意又冊爲敬叔殺懿伯之說集說引劉氏敞云先言及郊而後言忌是及郊方遇忌也忌祇是忌日懿伯是敬叔從祖及滕郊而適遇忌日故欲緩至次日乃入一掃諸說之障孔疏引世本叔旉生聲伯嬰齊嬰齊生叔老叔老生叔弓叔旉宣公母弟於桓公爲八世孫慶父生穆伯敖叔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惠伯蔑孫於桓公爲七世孫春秋姓氏表子服它孟獻子之子爲子服氏而通志稱慶父元孫懿伯字子服爲子服氏惠伯始見襄二十三年左傳注孟椒孟獻子之孫

子服惠伯子服它當卽惠伯之父懿伯與子服它同出孟獻子懿伯不必爲子服氏案左傳襄二十三年稱孟椒昭三年稱子服椒傳日胙之土而命之氏疑惠伯仕爲大夫乃以其父它之字爲子服氏敬叔以惠伯於懿伯當服期故欲辟其忌日祭義忌日不用鄭注不用舉他事是也所以不入者爲惠伯辟也劉氏乃云懿伯是敬叔從祖則是疏屬無服之從祖無庸辟之劉氏之說猶誤

哀公使人弔賁尙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

鄭注行弔禮於野非嵩燾案此經前云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既夕記惟君命止柩於塋似柩在道亦得受君弔經又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既夕禮至於邦門公使宰夫贈元纁束將葬弔於宮於廟

禮四

三

於門贈則於國門又似有常所襄二十三年齊侯自莒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是尙未見柩也杞梁死國難當以禮弔而弔其妻於郊宜辭而拒之不得與此使人弔賁尙比曾子所譏蓋謂其畫宮受弔視其在野如在家爲非禮也君使至主人去杖而左聽命賓由右致命辟於路而畫宮於禮虛矣鄭注似未盡案鄭注不釋辟於路陳氏集說辟讀爲闢謂除闢道路疑車在塋無由畫宮受弔畫宮蓋畫爲拜迎拜送之門爲東西階爲庭當引車就道右爲之曾子問葬引至於塋日有食之止車就道右蓋喪車專道而行止車必於道右辟於路者猶言避就道右也下云畫宮更不待言除闢道路矣

孺子贛之喪哀公欲設撥

鄭注孺子贛魯哀公之少子撥可撥引輶車所謂紼嵩燾案書金滕洛誥立政文稱成王爲孺子晉語里克杜原款竝稱

申生孺子里克亦稱奚齊孺子秦穆公弔重耳稱孺子似孺子爲世子應爲後者之稱左氏傳稱孟莊子曰孺子速武伯曰孺子洩齊子尾之臣稱子良曰孺子韓宣子稱鄭子蕃曰孺子皆嗣立爲世卿者哀公或欲以躡爲世子用諸侯禮葬之故有若以爲可經云爲榆沈故設撥鄭訓撥爲紉甚誤撥蓋所以轉輶車陸氏佃云榆性堅忍所謂不沐十年成輶者性沈難轉所載亦沈故設撥以撥輶語極明曉鄭謂榆沈以水澆榆白皮汁播地以取滑其於輶車之重且膠黏不能行矣

天子龍輶而棹疇諸侯輶而設疇

鄭注輶殯車也殯以棹覆棺而塗之所謂鼓塗龍輶以棹也

禮四

三

嵩燾案經云葬車與殯無涉說文棹葬有木郭也棹者周於棺外殯以鼓塗象棹葬車以輶象棹竝取周棺四圍爲義輶與楯通說文車欄檻也龍輶蓋車四圍槩木以象檻而畫龍其上說文疇禪帳也爾雅釋器疇謂之帳史記禮書大路之素疇也是車帷亦通名疇喪大記天子龍帷諸侯黼帷竝以加於輶上天子龍輶周棺象棹故曰棹疇諸侯之輶不畫龍而下於棺惟以疇覆之鄭以殯車爲言恐誤

孟氏不以是罪子朋友不以是棄子

鄭注恃寵虐民非也嵩燾案陳氏集說引劉氏云買道而葬後以爲例而難乎爲繼此亦愚而過慮之一端其言近之而義猶未盡家語子路治蒲爲水備簞食壺漿以食治溝洫者

夫子止之子賤爲單父宰有齊師而禁民割麥皆急以利防
民買道而葬後難繼也陳義自正一施小惠於民而使之薄
其哀死之情以生悻心而啟爭端亦所謂違道以干百姓之
譽者也孟氏不以罪予朋友不以棄予姑以足釋申詳之疑
非苟幸人之不我責也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

鄭注見在臣位與有祿同也君有饋有饋於君孔疏若出使
自稱己君爲寡君言雖仕未得祿而有物饋君及出使他國
所稱竝與得祿者同嵩燾案經明言君有饋而鄭以爲饋君
徒以使曰寡君爲疑方氏析疑引左氏傳晉荀寅奔齊陳恆
與之言稱寡君足爲確證衛氏集說引臨川王氏長樂陳氏

禮四

酉

山陰陸氏文叔李氏諸說足證注疏之誤記禮者爲孔子之
居衛居陳子思之居衛孟子之居梁居齊特著此例祿謂田
祿如子思之繼肉繼粟孟子之養以萬鍾皆所謂傳食於諸
侯而不可以云祿也曰使焉者卽君所使致饋者也

舍故而諱新

鄭注易說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
疏可同名嵩燾案左氏傳周人以諱事神是諱名之典拊自
有周三代傳國皆數百年周世之傳三十又上推之以至於
帝嚳而名有不勝諱矣是以卒哭乃諱卒哭而耐耐則昭穆
各以次定而將上祧其祖所祧之祖不復諱親盡故也如穆
王滿十六世而有王孫滿厲王胡十七世而有釐王胡齊又

如夷王十三世有簡王夷定王五世有慎靚王定亦不聞諱
夷王定王之稱五世親盡不諱可知殷以前本不聞有諱以
于紀號而不立諡殷制也據史記湯號天乙其名曰履稱帝
乙者以帝加之鄭以爲同名非也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鄭注有焚其先人之室謂火燒其宗廟嵩燾案此經上下二
語緊相承專言宗廟則經義不明成三年公羊傳廟災三日
哭禮也昭十八年鄭火書焚室而寬其征三日哭是國大災
亦有三日哭之文此云先人之室謂居室傳自先人者先人
所營宮室子孫不戒於火而焚之有足隱傷先人之心者故
爲之三日哭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宣公十八年十月薨成

禮四

五

三年二月新宮火吉禘未久故曰新宮以其爲先人之神之
所憑依也亦三日哭緊承上先人之室言之言所重者先人
也先人之室與新宮相爲映合概以宗廟言之非也

喪不慮居爲無廟也

鄭注喪不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嵩燾案鄭義似非情事義
疏云古者五畝之宅受之於君非已所得賣或曰慮居謂謀
寢處之安據喪禮寢苦枕塊無謀及寢處之理此喪字與喪
欲速貧之喪同謂出亡也出亡則宗廟之祀無主故不敢謀
居處之安古者適士以上皆立廟卒哭乃耐廟經云爲無廟
也正據出亡而廟祀廢言之若爲居喪之禮不得言無廟矣
易則易于則于

鄭注易謂臣禮于謂君禮孔疏臣來則行臣簡易之禮君來則行君廣大之禮嵩燾案鄭注雜記鑿巾而飯云士親飯必發其中大夫以上賓爲飯則鑿巾周禮太宰大喪贊含玉天子諸侯之含大宰掌之諸侯朝會至者亦視含上云諸侯伐秦曹宣公卒於會諸侯請含是也雜記使人弔其次含禭賵臨皆同日而畢事含者執璧將命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蓋兼弔禮行之含禭賵皆介將命易者易直如諸侯相爲視含于者迂曲謂既殯既葬而使人歸含歸含委璧而已而云使某坐含是使之親含也故曰易于雜鄭以易爲臣禮于爲君禮似誤案鄭云大夫賓爲含疏易其辭云大夫以上使人含大誤又據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王爲使者致詞其徐君僭用王禮邾使容居以含爲記人錄語未知何所取義

禮四

美

之有司不能直正其失以拒之而託爲之辭以使其自悟容居之對亦所謂遜辭知其所窮者也案徐少昊後魯國少昊之墟也容居自述爲魯人而仕徐徐自周穆王時已僭稱王疑所謂駒王卽史記所敘之偃王也其後吳楚皆僭王而徐距中國爲近子孫世襲其僭邾婁又視徐爲小故遂以王禮施之容居之言不敢忘孫蓋謂徐偃王時諸侯服從皆用此禮也注謂容居駒王子孫而訓魯爲鈍恐屬意爲之辭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鄭注子思之母嫁母也姓庶氏嵩燾案鄭注因檀弓有子上之母死而不喪之文遂竝伯魚之母子思之母皆謂之出母春秋左傳襄十二年言凡諸侯之喪同姓於宗廟同姓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族謂五服之親是以孔子亦言兄弟吾哭諸

廟而廟亦自有親疏次第周禮以嫡長爲尊謂之宗子其宗其祖之所自出爲大宗宗其禰以上皆爲小宗孔子之兄孟虜以病癡然苟有子固當承所宗之祀爲宗子子思哭嫂爲位而不詳其兄之名意或其賢不及子思傳記皆略之史記敘孔子世家詳其先世而不及孟皮周人皆以孟仲叔季爲次孔子之父叔梁則亦尙有兄也其敘伯魚子思八傳而至孔鮒鮒無傳乃次其弟子襄起博士爲長沙太守又四傳至延年及其弟安國亦起博士爲臨淮太守所敘錄皆有名蹟而於派分不詳子思蓋居宋居衛而終反魯自防叔居防爲孔氏宗邑子孫之爲大宗小宗必各有別

孔叢子云哭孔氏於夫子廟哭孔氏弗父之廟燕義有庶子官鄭注庶子諸子也此云庶氏猶若

禮四

宅

孔氏之庶子庶子之哭其母不於祖廟而於其所出之宗他室者所出之宗之別室鄭注子思之母嬪於庶氏恐失之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

鄭注弑君弑父其罪無赦諸臣子孫皆得殺之嵩壽案鄭意據隱四年公羊傳衛人殺州吁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何休注明國中人人得討之專正其弑逆之罪而疑在官在宮皆殺無赦爲濫刑故有是說誠然則亦自相賊殺耳於斷獄之義無取易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在官在宮有同惡者有與聞其故者有坐視君父之被弑而不救者皆與黨逆之誅曰凡者凡是有罪從坐皆無赦也如此而後可云斷獄公羊傳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

而致難於其君者弑父弑君而及同惡之誅亦春秋之義也
徹帷不棄爲埋馬也徹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
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

鄭注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得以帷蓋嵩素案帷蓋以
埋狗馬通上下皆然經引路馬以證孔子之言君子所以曲
致其仁其視狗馬一而已不當有貴賤之分也据周禮輪人
爲蓋屬攻木之工蓋弓之長六尺與帷席不相爲類而輪人
云良蓋弗冒弗絃冒者蓋衣也帷以衣車冒以衣蓋冒小於
帷故以埋狗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注在旁曰帷在上
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帟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蓋衣海蓋
幕帟之屬亦曰蓋掌次王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

禮四

天

重此經上云君於士有賜帟是士不得張帟孔子之云貧無
蓋謂不得張帟也席又小於蓋裹首以窆之而已舊注通蓋
爲車蓋者誤

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孔疏帛有常服而得盡飾謂更服新衣嵩素案喪服記朋友
麻諸侯大夫之帛服皆錫衰弁經朋友當總衰孔氏所云新
衣者何衣而於帛時更服似屬無徵近當塗夏氏檀弓辨誣
云喪禮有損相有將命弔客有介闈人何爲而自拒之納之
古人行禮未入之先或待於次或待於門外廢何地也而曾
子子貢入之喪大記大夫之喪君視大斂君卽位於序端卿
大夫卽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此從君入者士喪禮君出

主人拜送襲入卽位拜大夫之後至者此大夫後至者當君
在時自不得入豈有君親咫尺而卿大夫辟位之禮又豈有
其行弔於人而君降一等揖之之禮曾子子貢之賢聞於魯國
君卿大夫之敬禮有素矣於區區入廡之脩容何與哉檀弓
所記尤無如此章之猥陋者疑莊周列禦寇之徒虛誕相高
而戴氏誤入之此章大旨卽莊子外篇儒以詩書發冢之意
譏儒者之善飾而已莊子語雋而此所刺微
戴氏亦不能辨也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鄭注閔公吉服不與虞卒哭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麻猶經
也孔疏經葛經也諸侯弁經葛而葬嵩燾案間傳斬衰三升
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去麻服葛經三重期而小祥練

禮四

无

冠練緣要經不除卒哭受服而易葛帶既期遂除首經首經
無易葛者前云弁經葛而葬葬冠易弁非易經也孔疏誤莊
公薨慶父亂政十有一月而始葬葬而遂除服士大夫卒哭
而亦除服麻猶衰也不入言無有服麻而入者此由慶父廢
喪禮以成其亂閔公年八歲見制慶父亦以見喪禮所由失
也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叔仲衍以
告請繆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
其妻繆衰而環經

鄭注學教也子柳叔仲皮之子衍蓋皮之弟衣當爲齊士妻
爲舅姑之服也時婦人好輕細多服繆衰衍旣不知禮之本

子柳亦以爲然使其妻爲舅服之嵩壽案喪服女子子適人者大功土喪禮苴經散帶垂牡麻經亦散帶垂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是凡齊衰服皆繆經總衰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六升半稍次於齊衰喪服記序之大功之上其服亦牡麻經環經不繆蓋從簡叔仲皮爲魯公族孔疏引世本叔身生彭生皮爲叔仲氏春秋文十八年襄仲殺叔仲惠伯己而復叔仲氏襄七年杜注叔昭伯叔仲惠伯之孫二十八年注昭伯叔仲帶昭十二年注叔仲穆子叔仲小叔仲帶之子叔仲皮叔仲衍皆不見於傳與子柳同時當爲叔仲穆子之後必非彭生子柳蓋魯賢者叔仲皮師事之子柳之妻與叔仲皮爲昆弟經云魯人者謂亦魯公族也爲叔仲皮齊衰以爲父後之昆弟服之叔仲衍以告謂告於子柳之妻辭重服總衰環經下於齊衰一等亦非正服也其云吾喪姑姊妹亦如

禮四

三

斯即喪服之云姑姊妹報者是也子柳魯之高節者亦不樂加厚妻之族因從而爲之服語意甚明鄭注直以子柳爲叔仲皮之子經義乃始糾紛矣案周之季世人各以其私意制爲之服子柳賢者亦不能正前云裕衰總裳非古也正指此

吾欲暴尫而奚若

鄭注尫者面鄉天覲天哀而雨之嵩壽案左氏傳僖二十一年公欲焚巫尫杜注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爲之早是以公欲焚之說文允部允尫曲脛也象偏曲之形篆文作尫玉篇尫僂也說文人部大徐本云僂尫也段氏注尫是曲脛之名引申爲曲脊之名尫僂同病與鄭注面鄉天正反荀子正論篇僂巫跛匡楊倮注匡讀爲尫

廢疾之人荀子云跂匡仍以足疾言之其王霸篇賤之如匡
注云匡當爲疒病人也廣韻云疒弱杜氏以爲疒病之人是
也其引俗說附會鄭義而益失之誣此當卽僖公二十一年
事記禮者以爲穆公蓋傳聞之誤而左氏傳云焚巫疒此云
暴義較近周禮女巫早暎則舞雩憤其不能以救旱而暴之
又牽及疒者何爲便焚之集韻焚火灼物也玉篇灼熱也疑
左傳言焚亦祇是暴意

禮四

三

又牽及疾者何爲便焚之集韻焚火灼物也玉篇灼熱也疑
左傳言焚亦祇是暴意

禮記質疑卷四終



